

中
復
堂
遺
稿

中復堂遺稿續編目錄

卷一

報赴永安收城勦賊狀

據荔浦縣報言事狀

覆鄒中丞言事狀

烏都統約期進勦狀

諸將進攻之信未確狀

得向提督回報援營狀

再陳中軍雜事狀

賊營當以次攻破狀

烏都統請潮勇狀

十九日進攻報節相狀

脅從賊犯不宜發遣新疆議狀

覆中丞不能親歷周巡各隘狀

古排空虛大峽新墟當添防狀

請畱猺勇防守大峽狀

向軍移營殺賊北路第一功報使相狀

甯丞帶潮勇回東給予盤費狀

滇兵往二嶺西路狀

猺勇不愿往南路狀

此次賊逃必非大隊狀

烏軍宜同向攻城狀

城內探信人回狀

烏向二將和衷協力狀

滇兵寡弱不宜速出二嶺移營狀

許張二道閒道出奇制勝狀

請從許道東面安營之策狀

王夢麟守昭平兵不宜動狀

請撥胡勇與李鎮報中堂狀

初二日打仗情形報中堂狀

大礮本日可以到營報中堂狀

東勇宜卽遣回報中堂狀

東勇宜善爲遣散報中丞狀

賊將西走亟當堵截向提下令追報中丞狀

查看烏軍四營形勢報中堂狀

中堂不宜久駐大營報中丞狀

向軍門擅撤中堂護衛報中丞狀

請速進兵議

示諭永安州士民文

卷二

再與嚴觀察書

與吳署方伯書

與嚴觀察書

與王少鶴書

與嚴觀察書

與朱伯韓書

與嚴方伯書

與署右江道張觀察書

覆嚴方伯書

與嚴方伯書

覆嚴方伯書

與嚴方伯
土觀察書

覆楊觀察書

附金匱舉人華翼綸寄鄒中丞

中復堂遺稿續編卷一

報赴永安收城勦賊狀

閏八月初八日陽朔發

敬稟者新墟逆匪自經大兵四面堵勦屢次進攻搶斬逆匪
火藥殆盡其勢窮蹙于八月十六日夜潛迹逃竄欲合凌十八等
股翻山越嶺行至天明爲官兵追擊前阻大黃江不能渡過分股
竄至藤縣又爲團練堵擊北趨永安州適有土匪乘機滋事爲防
守州城之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及代理知州吳江擊斬多名轉
行勾引逆匪攻撲州城兵力單薄失守文武被難閏八月初三日
夜荔浦縣報到省城 欽差中堂賽撫憲鄒以荔浦與永安州接
壤最爲吃緊酌撥兵勇二百名飭委本司會同前任九江道士魁
漳州鎮長壽隨帶河南直隸州知州徐繼鏞揀發知縣張爲柄卸
任宜山縣知縣姚慶布投効從九品伍繼勛山東守備周光碧於

初五日未刻啓程馳往陽朔荔浦一帶防堵添雇壯勇相機進剿
一面飛調滇黔安徽官兵四千二百名由桂平武宣象州修仁一
路進援荔浦克復永安本司等于初七日申刻行至陽朔據探報
稱烏巴二都統已由平南一帶追至永安初四日開仗賊匪敗入
城中等語大兵旣已追及賊因守城中諒亦易被合將本司出省
會同防堵相機進剿緣由具稟憲台察核

據荔浦縣報言事狀

閏八月初八日陽朔發

敬稟者本月十八日接據荔浦縣稟報賊匪大股俱在永安洪秀
泉馮雲山韋正皆在其中所報未知確否羅亞旺范聯得二賊本
上年平樂漏網之人在賊中作頭目賊在藤縣之大黎里原無攻
城之意乃此二賊意欲報仇導引而來荔浦所報續來之賊三千
人卽從大黎來也但賊以大黎爲巢穴恐老弱婦女鎗重仍在太

黎自必畱人照應未必全數悉來今烏巴二都統及劉李二鎮已
到永安滇黔安徽兵又從象州修仁而至向提台亦已援營則我
大兵盡赴永安未知尙有畱兵在平南藤縣否如果賊係全股悉
來則爲大妙蓋賊之利在流竄且須左右近地有接濟附和之人
孤守一城地狹糧少四無應援非賊之利也令我大兵四面圍攻
囊土而上更懸重賞足可破之況城中百姓知官兵登城必爲內
應我以兵嚴守四門出則撿斬可以一鼓成功較之山野四曠更
易爲力矣所慮者官兵膽怯仍蹈前轍距賊遠處紮營不敢逼近
則賊仍可逃走耳誤事之病實在於此請中堂嚴扎喝破其弊大
兵雖到永安北路各州縣不可恃此疎防仍當嚴密堵截竊計前
派守大樟之四川直隸州朱紹恩帶有福勇四百名此時大樟無
庸防堵應請中堂札調該員帶勇前至陽朔擇地防守爲此地無

兵無勇團練恐不能得力初十日辰刻省中委員解到銀三萬兩
內以二萬兩交本司以一萬兩解交烏都統大營但不知大營在
何處若住水竇則在永安之東南陽朔荔浦在永安之東北聞賊
匪現在每日仍四出搶掠近處村莊大營隔遠不能救應恐委員
解銀爲賊所搶不能解到本司現以信致九江士道囑其斟酌情
形妥解矣因思楊道在潯州專管轉運糧臺尙有存項今潯州無
事應請中堂札飭楊道將轉運糧臺移至平南其地在永安之南
距大營地甚近可以隨時支應較之自荔浦解往爲妥也此時大
營賞號需用孔殷本司到荔浦自當設法接濟省局僅解烏營銀
一萬恐無濟於事自可通融籌濟也陽朔雇鄉夫今日尙未齊不
能前進定於明日啓行矣

覆鄒中丞言事狀

閏八月十三日戌刻荔浦發

敬稟者本月十一日夜到荔浦十二日延訪土人詢問地勢賊情
粗得大概以所見聞具稟中堂暨憲台察核中堂一稟甫繕發連
接兩次憲諭詳函知陽朔所發之稟已陳明鑒承示以烏都統來
咨所言賊在州城外分守要地者甚多城內不過二三千人等語
此間未得烏向一音外間所傳不一不得其確實情事故急欲往
見劉李二鎮面詢之二鎮紮營先在荔浦之新墟近日進駐古排
去賊尙十餘里賊隔其中未審烏營聲氣相通否烏營遠駐文墟
在州城之西南雖賊屢往文墟皆爲官兵擊敗而孤軍未能深入
今日午刻甫得一信言向提台由水路至梧州昭平起旱而至永
安亦未知已到與否現得一永安州之莫村人訓導莫金燦深明
永安地方形勢繪呈一圖似爲的確據此而觀賊得長算我則兵
怯於戰將不齊心一也大兵分駐劉李在州城西北烏在西南向

自東來尙未知駐營何處如果聲氣相通原可爲犄角之勢儻見阻隔則不能相應二也省來軍裝糧臺餉項應解大營者未有妥便之路三也此時最急莫先於通餉道須到劉李營中面商此間詢問土人餉道皆爲賊梗甚可慮也前稟謂先破城外之賊然後攻城非謂目下卽可攻城也兩奉憲諭所慮皆極周詳不勝欽服本司智識短淺惟盡其心力所能到而已昨擬陳之稟本繕未完可無庸續想中堂必已送閱矣餉道通乃可設糧臺舒守雖備銀米乾糧不能送到烏營今日省中解到火箭千枝亦未能前進且畱此稍待其有解向營之軍裝已囑委員由平樂昭平前進迎向提台交給儻此路可通恐卽由此以進餉耳此間先後募人前往探路尙未見回報也今日得一地圖較昨圖爲確謹以呈閱

烏都統約期進勦狀

閏八月十八日酉刻發

敬稟者十六日亥刻自新墟回荔浦具一詳稟成算已得事尙可
爲情形諒已上座鈞鑒矣壬山間道最要而我空虛原約李鎮派
所帶練丁四百名往守再同劉鎮每日派兵四百名巡哨嗣因李
鎮來書言其練丁只可分派二百名囑本司另爲添派本司以合
湊之人不能得力遂辭其兵練將新墟福勇分派一千人前往壬
山所有新墟另委守備周光碧帶此間東勇四百名又改委朱紹
恩以原派往昭平防守之四百人帶往新墟其昭平地方現據沈
令來稟長李二鎮統帶四川湖南廣西安徽兵勇五千五百人於
十五日午刻行抵該縣查詢要隘稟請向提台派撥進勦等語彼
處兵勇甚多向提台此時必以接到防守昭平等檄分派防堵矣
計昭平尙有沈令原雇之壯丁六百五十名姚令現帶之東勇五
百名甯域之賀縣壯勇四百名足以防堵似可無虞已飛催長李

二鎮先進矣十七日申刻接烏都統來信欲約劉李二鎮於十八夜丑刻銜枚潛往攻拔水實木司以劉李二鎮在古排中有龍眼塘之阻隔不能直至西門且與烏營遙隔不能相應又李鎮病未全愈現已十七申刻本司距古排一百餘里往約亦恐倉卒諸事不備又卜六壬課十八夜丑時不如十九夜丑時之吉是以作罷殺請改於十九夜行事并備文信飛約劉李二鎮未知果否昨夜接據新墟來信團練盤獲賊匪黎昌一名供稱賊謀於十六日後分起攻襲陸續由壬山一路至荔浦之青山前往修仁一起由仙迴嶺至昭平大河頭伊處有匪人接應定於二十二日大隊逃走令伊等先往等語查壬山一處現已有勇一千尙不知其攻襲分起之事現已連夜飛信諭知又派丁壯在杜木青山一路盤查形迹可疑者即拏解辦理一面飛致昭平沈令盤查并抄供寄烏向

聞之囑其迅速進攻勿任逃逸謹將十七八日所辦情形馳稟憲核正發稟閱劉李二鎮來信以及接烏都統信十八夜攻水竇之事不果今以原信抄呈似此仍須向長李三鎮等俱到方進也

正具稟間接奉十六日戌刻鈞諭聆悉一切是日酉刻外委李澤灝杜含英又奉中堂示諭密諭二件並瓶一個謹已收貯遵行前稟十八日丑時之事頃得劉李二鎮信以烏都統續有信云其事不果今抄來信呈閱據此事必仍如本司原議俟向長李三人到地會商合勦不便夜行但不可出二十一日之後蓋現獲犯供賊有二十二日逃走之謀也現又飛信催之大兵皆在南路而北路空虛是一大病現已飛啓向提軍請其以五百兵守昭平五百兵平樂一千兵守荔浦而以壯勇團練助之荔浦城內又添雇福勇五百名荔浦守嚴省城之門戶乃固向處仍有兵三千五百名加

以烏之五千劉李之四千進剿之兵尙有一萬二千五百人不爲少矣儻湖北新兵有到可盡以畱守城又稟

諸將進攻之信未確狀

閏八月二十三日午刻

敬稟者烏都統約會進攻水竇竊計二十一日常有信來而未見到二十一日未刻防守新墟之王令信致王牧言我兵攻城已破其東南兩門不應如此之易知其未確因恐省中望信姑以原信具稟呈覽二十二日晨間王令又信云前信不確乃烏都統攻破水竇也然未見劉烏來信總恐不確當作一書寄嚴道囑其轉呈不敢具稟直至二十二日酉刻始接劉鎮信言是日前往先過龍眼塘賊匪並未安礮有賊數十人當時擊散直往西門頗有擒斬西門內賊匪突出迎敵開礮兵勇退回是以收兵回營等語而酉刻本司遣往探信之兵回報是日西門外開仗官兵死者百餘人

被擒五人此劉鎮所以見舒守言川兵不得力也李鎮患病不能上馬惜哉而烏處仍未有信遣去探信之兵亦未回候至二十三日卯刻烏處有文來急開看乃皆前八月十四孔村勝仗及十七日後一路追賊聞八月初四日到永安進攻圍嶺初六日攻莫家村之捷十一日再攻莫家村之捷均填聞八月二十日發而不及道攻水竇之事詢之營探事兵言二十日烏軍辰刻進攻紅廟賊營得勝回營並未攻水竇也本司聞之始覺放心蓋水竇及莫家村皆賊之精銳所在本不易攻烏以孤軍前往外無夾攻之軍何能遽破即使破其水竇亦不能分兵以守若未遽攻而堅持向軍之至乃萬全耳蓋我兵所恃善戰者烏向二人其次則李能臣秦定三二人向猶輕銳不能無敗烏則精穩不敗向已有前日之失烏不可小挫也正思具稟間接奉中堂二十一日來示已飛催長

李之兵速赴永安劉李之兵接應烏兵中隔龍眼塘等處接應非
易若長李兵到界卽令其以一千守新墟以五百守昭平以五百
守壬山以三千由東直攻水竇烏攻水竇之西前後夾擊水竇可
得其時必須劉李二鎮進攻龍眼等處礮臺並攻州城以擾其接
應水竇而已俟水竇得永安城不難破等諭仰見中堂籌慮深算
實出萬全頃已遵示飛移調派惟由昭平到新墟尙易由平樂而
至荔浦若已到永安則中爲賊阻不能到新墟也烏兵在仰子村
去古排只三四十里彼此尙不能通往來文信只有翻山小路以
兵千人行走豈能遽達分兵壬山更難越過分兵昭平想可遵行
耳本司以壬山一處前派章訓導以福勇千人往守而屢次洶氣
福勇以其難守皆不願往劉鎮以川兵不得力欲得福勇以爲助
今卽令福勇前往劉營適有安徽兵到名爲五百而病者甚多實

在不及三百人且令其往守壬山而以派守新墟之周光碧帶東勇四百人助之俟省中三百兵到卽遵中堂諭令往新墟同朱紹恩所帶之壯勇三四百人及茅令王令所帶之福勇一千人防守似亦可矣劉鎮川兵不可恃欲得福勇助之今以福勇千人交委員管帶前往似可得力福勇之桀驁可恨而勇往尙有可取也松鎮安撤兵已於今早啓行明午可到壬山俟鳥信來再報某謹稟再稟者前接新墟安報之信已於二十日稟呈嗣知不確業已追回故未到省

再稟者連接憲台二十日二十一日來諭以據省局紳士查勘陽朔隘道摘單見示又知十六日之稟已遞憲覽奉諭以新墟壬山爲省南總要之區能以全力扼之勝守他處多矣仰見卓識精裁不勝欽服查壬山地甚狹隘不能容多人今遣安撤兵三百人東

勇四百人前往如果奮勇足以扼守如不出力多亦無用新墟一處已派有朱紹恩之福勇四百茅王二令之福勇一千又有本處團練加以省來之兵三百似亦可守此閒三兩日內尚有東勇二百非往壬山則往新墟不爲單薄矣况古排相去甚進只十餘里有川漢兵勇四千亦可相爲應援也前信致向請其以兵一千來守新墟恐未能耳陽朔各隘來單不錯但只能責成本地各團及已有之壯勇不能再分以兵矣無如何也本司又稟

得向提督回報振營狀

閏八月二十六日巳刻

敬稟者本月二十五日奉到二十三日鈞諭指授種種方畧謹已佩聆各處探報不實良爲可恨卽如本司遣往劉營探事兵言二十日川漢兵不戰而退及後查知川兵死者百餘人滇兵亦亡數人則是小挫而退非不戰矣又云烏兵乃攻紅廟非攻水竇及烏

信來乃先攻水竇後攻莫村是該兵只知近處之事不見遠處之事也。以我兵到我營探事尙且如此尙能遣人探賊事乎。幸連日獲賊紆細供出賊情雖各有不同而彼此勾稽似尙得其三四反勝遣人探事而妄報也。昨夜亥刻始接向提督二十一日回書覆收到本司十八日激勸之信謹抄呈覽細閱其中言與各鎮將等商酌留官兵數百名於昭平其餘官兵於黃村仙迺里擇一要隘卽日拔營前進并未定許同烏軍夾攻水竇殊不可解豈不願與烏共功名耶。閱之轉深懸念今再以信堅約之俟得回書再報。昨日又獲紆細一名許自周供賊有遣探新墟官兵多少若不多卽俟糧食完出我不意大隊忽然冲來徑向桂林之語本司以新墟無兵全是壯勇安徽兵不及三百人已往守壬山向處又無兵可撥今擬商之劉李二鎮訂期進攻時請李鎮以滇兵往而以福勇

隋之劉鎮川兵分駐峽口以守新墟現備公牘并加信前去矣蓋
演兵只以牽綴賊人不在大隊也未審是否仍候裁示其犯供已
照抄信致烏向劉李矣正具稟聞又接二十四日午刻鈞諭知本
司致嚴道信已呈覽王錦綉請病假今遣佟攀梅往帶其兵俟其
到荔浦晤會當諄勸之使奮力自効也賞格收到當遣妥人往貼
行聞諸事必得其人乃可不便漫爲之也頃與劉李二鎮信并抄
呈閱

再陳軍中雜事狀

九月十五日申府新墟發

敬稟者十四十五日奉到十三十四日中堂兩次手諭敬悉初十
十一日稟件已達鈞覽初十日右隊不肯策應中隊之人誠當嚴
辦但恐諸將現在方要和衷未必肯查出其人送行轅嚴辦也卽
使不敢查送而經此一番振作使衆知中堂近臨咫尺有事必聞

亦可使眾人知所敬畏而長鎮亦不致被眾怨亦未爲無益也諭令宣告諸將不可歇手賊無安閒那移之事縱然竄逸跡已窮蹙我兵追趕亦可得手口使兵知一戰不丁一日苦戰不如一鼓作氣各自安歇爲樂等諭誠爲至當容卽遵往傳諭也昨日本司以兩次尙未痛勦作書與諸將促之且告以辦法今將原信及李鎮後信呈覽未知十六日果能得手否十二日南路之兵尙無信來以爲乃仔細人每次稟報皆自己手稿不能迅速總須兩三日方可得其文信也向李二人聞已嚴叅好極向已至平樂昨有信來言其就醫而未言令守昭平之事擬作書問之張鑑李諸董荆山楊振邦四人昨日已來新墟言其壯勇只到勃浦不肯來新墟董荆山李諸言惟楊振邦之勇經藩臺委員在省點驗過三百二十人不錯張鑑之一百八十人不但不予點名并未見其名冊而在

省已是多事沿途需索夫價騷擾實甚本司以張鑑之勇人不足數多係虛名冒餉早有所聞且又到處滋事不能約束現奉中堂令到劉營乃行至荔浦裹足不前此種安能望其打仗乎該勇既不肯到新墟則劉營更不必說矣當即令李諸董荆山張鑑帶回散遣已領之錢程追亦無着卽賞作回省盤費不許更向沿途州縣需索夫價其楊拔邦之勇人雖足數而相同效尤卽亦不能用一併遣回已備文稟報矣李諸董荆山二人據實辦事不徇情而實爲武弁中難得之員乞中堂賞予記名拔補以爲公事認真者勸本司謹遵諭示在此督戰不卽趨詣行轅矣

再稟者徐收回新墟傳述憲諭均已哈悉據稱中堂以昭平之富玉冲地方緊要擬令許鹽道遣勇前往駐防甚爲妥密該處距縣城僅三十里現係派勇防守而少大員督率雖蒙中堂飭委長鑑

到地而無一兵李瑞所收潰兵僅百數十人向提督昨有來書言在平樂就醫未言何日可到昭平如蒙中堂飭令許道新募之勇千人前來最爲妥善卽請施行幸甚

正緒稟開接烏來信知十二日伊處亦未能得手想中堂亦已見伊稟報矣賊之伎倆已窮惟有死守不出以疲我兵而已細思我兵仍非真厚每路兵名爲四五百人除畱守營盤外每次出隊亦不過二千餘人東瞻西顧步步分撥亦形單薄且皆在西北西南三路東面空虛意欲俟潮勇到齊湖北添調之鎮將前來必須分兵一枝從壬山一路出至州城東北進攻莫家村約會烏兵訂期從西南進而夾攻之莫家村在平地并非有險可守似較水竇易破此處旣破卽已斷其一臂水竇勢孤亦易破矣中堂以爲何如又接長鎮來信言李伏病稍愈已扶病來營巴都統欲令其管帶

湖南兵而以四川兵交長鎮管帶等語本司以兵將不相習乃從
占之大忌而自來統兵大帥無有知者只顧亂分亂撥兵將時刻
更換所以兵將皆不得力湖南兵本好因向提台爲兵食一雞而
正法故失兵心是以不爲出力不自知過而恨兵以爲湖南兵不
可用而用潮勇自歸長鎮管帶訓練有方湖南兵甚爲出力此其
明驗也乃巴都統欲更易其大將湖南兵其肯爲用乎此事關係
不小望中堂速札飭令李伏與長鎮同營統帶湖南兵及潮勇不
得更易是爲至要今以長鎮來信抄呈閱之此乃公事幸勿以爲
私言也

賊營當以次攻破狀

九月十六日午刻新墟發

敬稟者十五日具稟一切并抄呈與諸將信稿及抄李鎮覆信去
後是夜接劉鎮來信知十六日進攻之事尙須同烏商議又以令

其攻破賊營頗有爲難之意今抄劉鎮兩次來信呈閱伏思我兵力本未厚一節本司先已言之詳矣然此時賊亦無多惟其踞險得地利而又黨同心齊佈置有方耳我兵心本不齊與諸將幾如路人者由平時偏聽左右之言賞罰不公故也本以路人待兵兵安得不以路人待將近有一二營兵可用者將稍結之以恩義也而主兵者又思更換將官其不曉事如此而動以兵不可用爲言誤國誤兵曷勝言哉竊計此時賊無猖獗之形惟有固守之勢本司初到古排卽言必先破其城外之賊而後攻城夾攻水竇上策也夾攻莫村中策也冒昧攻城是爲下策惟烏都統一人意見相同衆口噤噤旣已是非淆亂又以敗將驕怯一心避賊悞國棄師時事如此可爲寒心烏都統所爲痛哭也昨經本司親至古排各營見其報事仍蹈從前惡習兵心不服立即指明重賞以慰衆心

然後兵心回轉是以十二日之戰出力者較多正宜乘此鼓其氣而用之豈可徘徊瞻顧卻立不前乎謂城外賊營九處即破一二未能進紮營盤是矣然先從一二處破起以次破之自有全破之日若并一二營不能先破乃欲一鼓九營全破乎此本司之所不解也劉鎮以十二日兵丁出力需賞今更以銀五百兩賞之若欲全賞則非破賊營不可已飭支應局備銀解送一千兩交各將矣李鎮滇兵本少而前日撥赴烏營者又去其七百人主兵者分派不公如此本司亦無如之何擬以自帶之東勇三百人予之稍壯軍威俟礮火配足方能遣去耳破營之事容再作書與劉鎮商之又劉營并無糧臺委員不知省局所委何人望詢嚴道催其帶銀一萬兩速來云

烏都統請潮勇狀

九月十九日已刻新爐發

十八日奉中堂手諭言烏長二將軍極精當分班輪攻之策已飛致諸人并作一長書致烏以激勸之必能盡力此人深穩而不能輕銳其心似尙無他遠非向比也書將發而江岷樵來書言烏令其往見中堂言事其意聞給潮勇千人不勝之喜欲更得千人則可立破水竇而守之更破莫村言當不謬但潮勇三千已予伊一千尙存二千當予北路四營每人得五百人耳巴營已有武宣新到之潮勇四百人或可無須耶懔不能再予一千或更分以五百人乎必不可或於中堂隨從兵勇內撥數百人予之乎惟中堂裁之申刻戈什哈李澤濃來言烏已遵命訂期十九二十二十三日與北路進攻矣此次似可有好音也十九日辰刻又奉十八日已刻手諭令諸軍佯攻外營而直至城下襲取擒其渠首而不必守更穿出城外攻營此策大爲奇妙立即遵奉飛致諸軍矣今

以信稿全致烏信稿呈閱云

十九日進攻報節相狀 九月二十日辰刻新嶺

十九日酉刻馳報是日北路諸軍皆得勝仗想入鈞覽是晚諸委員回又連接許炳東及各營遣弁來報所言大概相同是日湖南兵同潮勇進攻西面賊營長鎮帶兵督之賊如前閉守不出潮勇佯退賊出營追湖南兵迎上潮勇復回用連環排鎗打死賊數十人敗走中路雲南廣西兵方攻五將廟賊營西營賊復往助之雲南廣西兵將退見有大令不敢走復奮力迎擊將賊打敗四川兵進攻東路紅廟賊營賊亦不出久之仍用佯退法賊從山上來追被四川兵回身擊之亦殺斃數十人生擒執黃旗賊目一人將其北樓村燒燬此劉署提之兵也三路共計斃賊百餘人生擒賊目一人燒村一處中刻收兵烏兵攻莫家利甚力不知殺賊若干遙

望焚燒賊屋不少北路收兵猶聞南路礮聲未已此十九日南北
兩軍進攻之大概情形也戈什哈李澤濃持令馳報想已面詢之
未審與此間所言相符否前因各兵出力得勝必須賞勵是以札
行支應局提銀六千兩欲北路各營每處存一千兩交其主將以
使當日速賞使兵心鼓舞烏營亦予二千兩乃札行已逾數日而
支應局不肯解來大約以事非經見以爲耗費故不肯予或稟請
省中示也此等見識拘泥不通之人使辦支應必悞大事殊令人
焦悶呼應不靈如此何能辦事乎正具稟聞又奉十九日已刻手
諭均已聆悉湖南符水人前來三名已經剝委員送往北營中劉
言尙有二十七人在省須伊回省帶來已於十九日啓行去矣賊
人築堤攔水可以下毒之事當信知烏處辦理其北路攔水一節
遍尋土人地勢不便以四面皆山過佳州河之水則上流水無出

路橫溢之患不可言也烏信來欲求潮勇二千人本司難之酌復信云云今得中堂已准予之大妙伊果得此必可成功矣中堂知人能任如此大功其有不成者乎前者巴都統派赴昭平之仁義等勇九百人無官統帶其人桀驁滋事騷擾地方昭平人甚苦之不敢相留羣求沈令置之大廣少人之地免遭淫掠頃接沈令稟求調回大營本司以北路兵勇已撥去七百名往烏營雲南李鎮僅有兵五百人不能成一營現擬遣荔浦新招義勇二百人助之若調此仁義勇到北路分派各營打仗必能得力蓋若輩本是招撫之盜野性不可久閒惟宜用之打仗也望中堂飛札令巴都統調來此勇無官統領惟招撫頭人陶昌培等三人管帶而已巴之辦事糊塗如此可恨也諸軍伴作攻營乘閒攻城之策已飛告各路回信皆言商辦矣此策真妙但目中諸將能辦此事者實未見

其人耳攻營僅能小勝而能直搗腹心乎將或有心兵實無勇其奈之何云

脅從賊犯不宜發遣新疆議狀 十一月初九日

敬稟者本司前詳平樂府稟據賀縣稟請將拿獲被脅服役匪犯陳道保等議擬充徒殊爲輕縱請改擬永遠監禁等情詳奉憲台批查該犯陳道保等十七名係於謀叛案內被脅隨從服役或被雞姦自應嚴行究辦該縣比照洋盜被脅雞姦之例擬以杖徒殊屬輕縱該司議令永遠監禁用重典而仍寬一線防微杜漸極得情法之平惟查例載謀叛案內被脅入夥並無隨同焚洗戕官抗拒官兵情事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近年楚匪雷再浩李沅發等謀叛滋事及本省平樂陽朔匪徒結會薄城各案內所有拿獲夥犯皆係被脅服役情節稍輕者皆援此例擬遣奉准部覆在案按

其投畀遐荒亦去死一閒而可免羣聚囹圄疎失壅擠之患茲陳
道保等情罪相同應否將該犯等照案援例擬遣辦理之處仰再
查核議擬通行飭遵仍候爵督部堂批示繳供招存等因奉此本
司查賊匪之中脅從不少如果不愿從賊何不乘閒逃走乃既爲
之雞姦服役復爲之探聽官軍消息往報則是甘心從賊並非一
時被逼者可比雖未拒敵官兵而爲賊姦細究其情狀實不下於
拒敵譬如賊之僞軍師豈得以其未嘗臨陣而赦之哉發遣新疆
雖云投之遐荒去死一閒此在新疆初聞之時言之則可今距初
聞已將百年其地物產富賤久成樂土內地遣犯至彼無不得業
安居故多有不願回籍者是本以罰之而適以賞之矣今之爲賊
者無不知之一經免死卽得樂土何所畏苦而不爲盜哉至於沿
途萬里州縣夫役之繁費尤其小者也自來擬罪惟知援引例文

而不顧其實甚乃好行其德姑息養奸此盜風所以日熾至於貽
悞封疆生靈塗炭而莫之悟也本司每念及此痛心疾首現在軍
中目覩前人拘文率義悞國悞民故思稍爲變通謂此等叛逆習
從之賊與其有發遣之名而置之樂土莫如長繫終身既減死罪
一等而實得處置罪人之道應請憲台因時制宜准從外辦毋庸
造冊咨部儻以事係通詳仍當照例咨部辦理占人所謂一歸
朝廷則有法在應請遵照憲批仍如舊例通詳施行本司前擬監
禁終身之處可毋庸議伏乞憲示遵行

覆中丞不能親歷周巡各隘狀 十一月十一日戊刻新墟發

敬稟者初九初十日連奉初五初七等日兩次憲函以前月十八
一仗後南路軍容頗盛北軍怯弱防賊北竄今本司親往防堵各
隘周歷巡查務臻嚴密伏查永安荔浦設防各隘本經飭委徐牧

及宜山姚令時往稽查尙爲嚴密各路前後盤獲賊匪已數十人
說明之後或立予正法或發禁荔浦縣監其無辜者立予保釋尙
不致有疎懈本司在此爲各路軍營機密事務糧臺支發總匯之
區中堂或一日一信或一日兩信或什貽往來不斷每於夜半亥
子丑寅刻到營皆係緊要事件立須登覆不可刻延又各營面商
要務必須立予裁答各行營糧臺稟請口糧皆親自稽核款數批
准發給若干札支應局然後各人赴局具領恐防浮冒必須親加
稽核乃能批准內經駁飭者甚多卽各營兵勇請領鍋帳軍裝藥
鉛器械亦須斟酌發給並有通省各府州縣稟報剿匪獲盜及請
議叙者皆親自批答未帶幕友一切稿件皆須自作是以無片刻
可以離身若周歷巡查各隘往返必須旬日攔談公事實多惟仍
令徐牧姚令或彭牧分往稽查不致疎忽且北軍自向欣然起用

總理到營之後遂日操演整頓大爲改觀各營將士皆有奮興鼓舞之意中堂催促進兵經將整頓必須旬日之後方能有效否則依然無益之處再三陳明茲於初八日已同各鎮拔營前過涼亭地方與衆一晝夜築成營壘初七日申刻信來欲提賞耗夫役銀二千兩本司以若向支應局提取往返必須三日恐其又有藉口改期移營不成隨另外設法措備銀二千兩委員於戌刻解送子刻解到不悞其初八日之期但約以後不爲例果於次日辰刻卽移營前進賊竟不敢來撲擾僅於數里外山上放礮是其情已怯而我軍威已振可知矣向欣然稟中堂云儻賊北竄請以一身當之其言甚壯向欣然之意在移營步步前逼使賊來就我然後打仗則我逸彼勞此反客爲主之道也大合兵法至於大營旣移恐古牌空虛特使雲南營及各勇在古牌前二里西路駐紮防其北竄

之路使安徽兵同李孟羣黃鶴飛之勇三千六百餘人由壬山紫
營防其東面北竄之路似此紮密憲台可勿過憂也向之告示六
條已發局刊刻又請發給賞功銀票兵勇有斬獻長髮賊首級一
顆者賞銀五十兩寫一式牘本司編立字號蓋用圖記刻印二千
張頃已辦好合支應局復加騎縫字號圖記移送向處蓋印發用
矣又要麻布口袋及蒲包五萬個大約爲步步移營囊土爲壘及
攻城之用亦已飛札支應局買備但此物蒭邑無有已遣人分往
平樂府及省製辦大約旬日可得昨夜四鼓中堂叅什哈從烏營回
帶來要信告以賊有勾買新潮勇入會之事竟有兩名逃入賊城
者潮勇已不得力又有此事真出意外雖眾潮勇皆不肯去然恐
其不免二心認真則恐激變聽之又恐時刻難防此中駕馭實爲
不易幸遠芳細心當不致有變耳省局之餉漸少未審各省未到

乏餉尙能陸續接濟否今日奉文知續請之二百萬奉旨准撥內
帑一百萬部議於湖南廣東兩淮撥一百萬但恐京餉要入九十
百萬到各省秋撥後續收地丁果能應手否兵勇雲集支放維艱
每次各糧臺請餉斟酌批准多寡遲速之間萬分爲難焦灼不可
名狀也楊沆帶勇頗能認真甄別現在雲南營中其人未經入仕
言動未免喬野而人尙明白不至荒謬前蒙准予奏留事雖未成
伊深感激來諭謹已聆悉云云

古排空虛大峽新墟當添防狀

十一月十四日午刻新墟發

敬稟者本日接向欣然來函以李孟群黃鶴飛之勇已進紮壬山
二祿村以爲攻東平村之用其壯勇夫役四五百人該處地僻村
荒無處採買食米囑令糧臺辦運查壯勇夫役例無官給食米惟
有口糧銀若因無處買食自可官爲辦運照兵丁例日給八合三

勾在於口糧銀內折價扣除從前李沅發案內即嘗如此辦理李黃二人並無糧臺委員係荔浦支應局按月支給由二人自行造冊報銷擬即以新到之川米運給其各營壯勇夫役儻亦需官運亦卽如此辦理謹以稟聞未審川米究有若干也昨以大兵移營古牌空虛防賊北竄信商欣然請畱漢兵駐紮舊地茲得回書所答殊非所問武人粗疎只得聽之其去烏道芳之深心計事不可同日語矣烏求添兵恐無可添而潮勇既不聽號令不可爲此壞彼營規自當設法調開未免益形兵少查現有猛勇四百名未到可否卽以給烏營祈中堂裁察示知俾烏營稍得四百人之用又昨爲舊潮勇求賞給功牌六張送往長鎮營中茲得回書言已蒙中堂賞過此係重複仍以送回合行呈繳昨夜二鼓月色甚明今日天氣已晴此中堂精誠所感也欣賀之至

請留猛勇防守大峽狀 十一月十五日已刻發

敬稟者本日辰刻得烏遠芳十四日已刻信並抄莫吾芋口供知胡以洗已死爲之一快伊自有詳稟想卽呈覽矣遠芳云昨日出隊以觀動靜今晚明晨當更有信也今日天氣又好看來晴霽可久正好辦事惟古排空虛則大峽新墟必當添防新墟原有之福勇一千名內已分出四百名往守中良卜洞僅存六百名交周守備管帶在峽防守今古排空虛向欣然不以爲意不無可慮此時經費維艱不能添勇惟將未到之猛勇四百名昨擬請予烏營當令其同周光碧防堵大峽方爲嚴密是否可行請中堂裁示以便遵循昨奉諭示南路湖勇已飭甯丞帶回東境仰徵明斷可免無限瞻顧且可節省經費敬佩之至

向軍移營殺賊北路第一功報使相狀

十一月十五日申刻

飛稟者胡以洗白盡之事烏營已有稟報辰刻本司亦已具稟矣
本司已刻聞永安礮响遣人往探知賊匪七八百人來撲我營向
令湖南兵出隊打仗轟斃百餘人潮勇殺其執大旗一人割取首
級衆人爭分其屍到營獻功賊已敗回此乃向欣然到北路第一
功也從此軍威大振賊之氣南北兩路皆餒矣可勝忭賀正具稟
開外委朱起鳳來持中堂諭示謹已聆悉惟該外委言解有乾糧
尙未沐亦未見糧臺來文想卽不饑尤也俟同火箭等一到應卽
飛送南北兩營又稟

甯丞帶潮勇回東給予盤費狀

十一月十五日戌刻發

敬稟者本日已刻具稟胡賊已死未刻一人馳報北軍得勝殺賊
之事次第想可呈覽戌刻奉到本日子刻諭示知南路不得力之
新潮勇已蒙札飭甯丞管帶回東仍令沿途給予口糧以免滋事

查此次資遣自當留意現擬令甯丞計筭到潮州日期多少札飭
烏營糧臺委員將到潮州口糧發足交甯丞途中五日一發仍令
沿途州縣應付船隻入東境後想可不致滋事東省州縣未便令
其發給口糧也欣然所要麻袋何以未稟真乃武人粗率豈不悞
事幸荔浦支應局已解到布袋一萬個蒲包五百個且先解往餘
即由本司飛移省局趕辦可也河南兵無可撥遠芳明白人當無
話說今日見欣然撥兵勇單內將猺勇派隨雲南兵進剿如蒙允
以此猺勇留守大峽以固新墟即由本司備文移商李鎮當亦可
行但求中堂札飭史游擊榮椿爲禱本日申刻叻什哈朱起鳳解
到不饑丸十六桶又委員解到子母礮大藤牌小彈子明日即分
發南北兩營惟火箭二千支未到來文亦未言及求諭嚴仙舫即
解今日烏遠芳委員過新墟言往維容縣解六千觔四千觔大礮

係周敬修所存之物由水路潯州到營不知月底能到否向欣然於印票外又提賞耗銀五千兩備用烏遠芳信來亦須備賞銀一萬兩不能不許爲應付又各處請領紛紛動皆一萬兩明知省局缺銀於批給之時斟酌多寡其難萬狀此日夜所尤爲焦急者也惟天色晴霽又聞勝仗心稍爲一快想中堂亦同此情也

滇兵往二嶺西路狀

十一月十七日已刻發

敬稟者昨日奉到諭示並札飭革員陶芳妄言阻撓大計令地方官逐回等因本司已同隨行委員共助資斧令回直隸本籍並以中堂之意告知向欣然矣後路實是空虛向令滇兵往二嶺西路進至州城並駱都司所帶六百人亦令其同李黃之勇前進本司現函知欣然請留駱都司駐守壬山以遵前諭不知肯聽否徭勇四百名昨晚到齊今日點驗發給鍋帳即可前往隨營打仗其人

勇而愚故不怕死惟口糧每名日需銀二錢七分月當入兩一錢耳中堂交吏將官之一千兩本司囑其畱存事竣後給予作爲賞耗也演營得此又有招來博白練丁三百數十人可爲勁旅朱紹思之勇亦在向所派中也本司慮新墟吃重已令周光碧帶勇六百入守人峽口又令委員伍繼助於本司隨營之東勇三百中分撥二百人前往協同防守又於前日散遣之潯勇二百人內挑選五十人隨營防護仰仗福威似可無慮矣中堂用人駕馭一片苦心本司無不領畧欽佩之深轉增慨嘆耳昨思水竇十分堅固難攻不可不思變計現在黃村有許張二道濠江有劉繼祖則南窺無虞不如乘北軍前進烏亦暫舍水竇移營而北爲合力攻城之計卽先破其城外之營亦好南北兩軍旣通更爲得力儻水竇分兵來援可如前次莫村之法於路隔剿昨已書商烏遠芳俟滇兵

進過二嶺亦即以次移營又囑李子廉一過二嶺接信致遠芳子
廉一路孤軍因所深願卽遠芳精細人亦或不以爲謬未審中堂
以爲何如欣然所索賞需五千兩今日已解去矣遠芳所要賞需
一萬亦經飭局交來員解往以應其手遠芳君子人其所發賞合
營通知決不浪費也向欣然所要口袋荔浦局已兩次解來二萬
二千個俱已送往向營尙有二萬九千個言十八九日內可以齊
備無須省局重辦已知會省局矣凡向烏二人所需本司無不立
卽應付斷不令其藉口請毋屢念云

獮勇不愿往南路狀

十一月十七日戊刻發

敬稟者本日已刻獮勇先到三百六十人點驗皆自帶烏鎗火藥
頗爲勇健申刻又到五十人似尙有續來者擬明日再點以待之
酉刻奉十六日未刻諭示知中堂先有撥付烏營之意本司愚見

竟能符合焉甚惟獨勇原約在北路打仗距其家近今改往南路
令韋鶴揚諭之獨頭以距其家甚遠不愿則不必勉強仍令往雲
南營可也路都司所帶六百人前奉諭往壬山而向欣然派令隨
同滇營往二嶺堵剿本司以書往問覆云壬山已有李黃之勇可
以無需經稟明中堂令同滇兵駐二嶺矣向處賞需五千兩今日
委員送去并告以中堂甚怒陶革員妄言阻撓札令逐回欣然頗
覺有難爲情之意再四向委員婉言其實不得已本司思該革員
咎在妄言而其人甚正派無佐雜惡習隨同本司辦事走差審案
尙爲可靠本擬事竣爲請一獎勵今以妄言獲咎遠道艱難其情
殊爲可憫擬於公助資斧外再於雜項內提銀五十兩賞爲回
籍盤費想中堂寬仁深厚必邀允准也誤事跑役必加嚴懲川米
尙未見到然一兩日必到可無誤兵勇夫役之需請勿屢念云云

此次賊逃必非大隊狀

十一月十八日巳刻發

敬稟者十七日戌刻具稟稱勇不愿往南路只好仍令往漢營之事本日卯刻又奉諭示以我兵正盛賊不敢北竄即有逃逸必非大隊仰見明智洞燭情事不勝欽佩本司亦持此論以語人多不解以是知曉暢軍機之難也本司心知將來賊敗殘之後紛紛潰散無處不有各隘之防雖未必皆是當大隊而堵擒逸賊則爲有餘所以未敢撤防也新墟近賊巢不及三十里所有原派防守新墟之勇一千四百人除撥四百人往守中良卜洞又撥六百人往守大峽外所存朱紹恩之四百人又經向欣然派令隨同漢營進剿此時新墟無勇僅本司隨營防護之東勇三百人及挑出潯州忠勇五十人耳中堂明示及此竊自喜其不謬矣即荔浦防守之勇亦稍有減撤所恃以無恐者正爲此次賊敗後竄逸必無大隊

也竊意近賊之地且然他處可知而各處猶求多設兵勇防守真乃無識之人又不便明言駁斥但不許添兵想中堂亦以爲然也昨晚得烏遠芳覆信言新朔勇一千二百人已於十五日交甯丞帶往昭平嗣奉諭示撤令回東佩服之至甯丞已於十七日有文書到支應局要口糧云所存僅敷至本月二十日止本司擬照東省原議每名四兩二錢之價再給一月作爲回去盤費以免途中滋事仍札飭梧州府昭平縣爲備船隻啓程矣計此一千二百人亦當需銀五千餘兩明知花費無可如何也頃得李孟群黃鶴飛十七日來稟言是日二人之勇在壬山外洞口地方紮營城中賊出隊捕擾已經擊退殺賊數人我勇未損一人亦甚可喜昨有自向營回者言此兩日來賊城內不敢復放定更礮恐我以爲彼之出隊官兵往攻也皆是極好消息並以稟聞十六日解到不饑丸

同子母礮大籐牌當日隨即分解向烏二營向只畱不饑丸及礮子其礮牌營中已足敷用命委員帶回火箭二千支噴筒一千個昨晚委員亦已解到今日亦即分解二處矣荔浦局昨日又解到第三次口袋一萬個蒲包五百個連前共解過向營三萬一千五百個矣其餘明後日可齊不悞已信知省局無庸重複矣今早見陽朔委員又解到舊米袋八百個前往向營多多益善也

烏軍宜同向攻城狀

十一月十九日午刻發

敬稟者本日已刻奉諭示早已信致烏遠芳舍南而北同向攻城但文墟仍不可空防賊竄鵬化舊巢而烏別有意見亦不爲錯是以聽之本司伏思軍中事勢頃刻百變未可執一前日城中無隙而許張未來故宜先攻水竇破其精銳以防南竄今水竇既堅固難下而外有許張堵截南竄無虞而城內有可乘之隙豈可舍易

圖難況北軍旣已逼近賊先止憚我南軍今則並憚北路此誠不可失之時會也若恐水竇賊來援度其懼我許張乘虛攻入必留半守營來者無多我伏兵於路擊之易破耳較之攻水竇不同矣本司前與向書尙未見復俟其復到何如儻有未悟當再詳爲言之以副勝筭城內必有大頭子已死但未必是洪耳而胡賊自盡似可無疑本司遣去之人未回以賊深諱其事不肯揚言故也莫吾芋再去必有端倪但恐此去爲賊所殺不令其回耳若果被殺其事益可信矣烏信再來不妨據實上聞并須陳明賊深諱其事不肯揚言之故 九重憂念甚殷不可不以告慰 聖懷也軍中所需不敢稍遲惟欣然前來告示發局刊刻而荔浦無刻工仍是送省去刻至今未到殊深焦急頃中丞信來亦言之現已飛札催之矣

城內探信人回狀十一月二十日酉刻發

敬稟者前日遣人往城內探信今日其人送信來云胡賊自盡之事城內并無所聞烏大人有信與賊頭子信內藏有礮火賊衆見信沉重料破機關將信遠擲地下礮火即發賊匪詭言天父下降指示信內有礮不然何以知之手下深信爲然以爲真命等語本司查賊情詭秘是否深諱其事不使人知抑係胡賊並無自盡之事竟未能定烏處再遣莫吾莘前往不知能否回來此事只好存泰且緩入 奏惟信致春圃先生何如本日奉十九日午刻諭示以陶革員盤費一事可以不行稟知此乃世俗之舉也逐回以明執法賞給盤費以明施恩所謂仁至義盡恩威並行使受法者無怨此李平所以見髡於諸葛武侯終身無怨也區區之愚以爲中堂德量直與古名臣印烈故事以古人之道且欲恩出自上不敢

自市其恩耳烏處未有信來不知十八日有無進兵舍南攻北之事果肯聽否俟其回信再當勸之也向營所要之口袋五萬個已齊而解去第四萬個之時向已回文云足以敷用不必再解矣昨日蒞局又解來七千個只可畱存爲裹米之用矣又解去火箭噴筒亦駁回云用不合式今亦解回新墟收貯其解往烏處之人未回不知合用否猺勇已往李營給予半月口糧擬俟半月後酌量遣回以節糜費云云

烏向二將和衷協力狀

十一月二十三日已刻發

敬稟者本日辰刻接遠芳二十二日亥刻信知其連日出隊攻莫家村接應北軍以分賊勢皆得勝仗此時逆賊真已膽落矣其接仗情形自有詳稟毋庸贅述觀莫吾平回營之供及訊問婦人聞莫氏之供則天王已死之說並非無因而賊班房被押三人言初

九日聽見礮響聲在大堂右邊尙書館內次日擡二棺材出去則是拆匣封轟死者乃賊之大偽官明矣莫吾莘復往不見胡以洸則其自盡之言亦屬可信此時卽不便入 奏不可不以告軍機也甯丞帶赴昭平之潮勇遠芳已奉到復令守昭平之諭遠芳亦已謹遵行事伊處又新收東勇八百餘人猶勇不去無妨也烏向二人和衷協力大功指日可成矣本日卯刻接學孟群黃鶴飛之稟二十二日又奉令出隊在洞口埋伏午後賊數千人分三路撲我官兵及洞口之營皆爲我兵勇打敗殺賊多名李勇斬獲首級四顆內有一賊係執大黃旗賊目奪獲大小礮三位刀矛旗幟多件賊匪紛紛敗退兵勇直追至舊縣村背向處尙無信來想自有稟報也正具稟聞奉二十一日午刻諭示知請派員點驗新舊潮勇之稟已達蒙示連日約期大舉吃緊之際此事且從緩辦極爲

妥當烏處所畱之潮勇尙爲出力北路之勇隨同舊勇用之自亦
尙可用於此見中堂之識度遠大非本司等愚昧之所及也欽佩
奚如云云

再稟者前與烏遠芳信勸其舍南圖北此次來信未及然連日出
隊北攻則是未嘗不以爲然也但未敢卽舍水竇殆恐許張二人
靠不住耳烏又言防賊西竄獨松嶺有路二条可通夏宜又古眉
過陸章有路可通大黎已令梁舉人帶團壯六百駐守陸章其獨
松嶺每夜派兵三百人放卡儼日前未能藏事尙須分紮各處其
用心亦良密矣大抵向猶不過立功烏則盡心公事有古名將之
風矣又稟

滇兵寡弱不宜速出二嶺移營狀

十一月二十七日戌刻發

敬稟者本日已刻具稟張其翰東勇及昨日六樟防堵之壯勇殺

賊報功事計可呈覽矣本日探聞向軍出隊賊不敢出而路人傳言烏軍攻水寶已得但未有的信如果真得則明早烏必有信矣酉刻李孟群手諭其家火藥鉛子云今日攻東礮臺大爲得手現取火藥鉛子接濟等語此則確信也特此馳報

再密稟者向欣然與李鎮今憂在桂平時口角相罵有隙而邵鎮舊在雲南李鎮標下亦不甚洽此次向邵相得不免修怨前令李鎮孤軍獨從西南二嶺村進剿其山口之外卽圍冠嶺爲賊礮臺所在滇兵僅數百人派與之勇名數雖多惟博白勇三四百人可用餘皆懦怯不能打仗猶勇又已散去孤軍獨進更覺單危欣然謂其打仗不前已將滇營衆將官摘頂矣昨日又傳其參遊二將各予棍責立令移營出口但圖洩忿不顧公事矣本司思我軍正當得勝賊鋒大挫之時此一軍被逼不敢不前而形勢孤單一經

移營出口設有差失豈不又長賊勢此事營中來者言之紛紛本
司今日作書勸向欲令滇兵暫緩移營惟聽令出隊打仗不知肯
否睚眦報怨自古皆然然不可以害公事武人不學何能責以大
義但軍中實在情事不敢不以密聞此時用向出力之時不得不
聽其所爲惟祈中堂留意而已乞火之

許張二道開道出奇制勝狀 十一月二十九日辰刻發

敬稟者二十七日巳刻戌刻兩次具稟後本日據探事人回報昨
日烏軍係攻莫家村得勝賊以大礮三門來到河邊欲擊我軍被
兵勇乘其尙未安定上前全行搶奪並斃賊多名賊匪敗退但烏
處候至酉刻未有信來接據署右江道張敬修兩次來稟知其二
十四日商同許道以三路進攻古眉峽上賊之新營盤及水竇營
得勝夥賊多名生擒騎馬賊目二名又以一路委員帶勇繞山越

至古帶冲東邊攻其守冲賊營賊出不意我勇大獲勝仗殺賊多名燒其屯聚出奇制勝可喜之至二十五日復攻水竇又復獲其騎馬賊目一名奪獲旗械多件恐該署道投稟稍遲今將原稟抄呈鈞覽其烏軍二十二二十四兩日攻水竇之文今日戌刻方到知中堂處亦自有咨稟矣北軍今日無事外抄張敬修稟二件供一件今日史榮椿來言向欣然前日棍責者乃都守千總皆褪衣重責非忝逆也欣然亦已回信言浦營兵勇不可靠恐其失事今擬俟甯立悌之潮勇一千二百人來助之卽以史榮椿暫行管帶儻林光謙到係潮州人識其口音卽令其專管此稟於二十八日戌刻已具因抄張敬修稟帖太長是以於二十九日辰刻始行發
申

請從許道東面安營之策狀

十二月初一日辰刻

敬稟者三十夜亥刻奉向營差官帶回二十九日申刻諭示并抄批各件謹聆一切李鎮之事已蒙中堂洞悉本司可毋庸置喙矣初一日辰刻接烏遠芳來信言許張二道所上安營東南面以協鎮大員督帶兵勇五千人駐紮東可以防昭平西可以攻水竇北可以圖進攻城中堂令其核議烏抄稟稿見示以伊處無兵可撥惟許張可撥東勇二千人仍請中堂裁定本司愚見許道之策誠爲妙着兵勇旣少不能用其上策似宜用其中策查許張有東勇二千人現在李子廉召來博白練丁五百人尙在中良若使李子廉帶罪帶此五百人前往過烏營中以雲南原撥之白人鵬漢兵六百餘人合可千二百人益以許張東勇二千則三千餘人矣許道本請到烏營一同攻剿何不令其自帶二千人來同李子廉駐紮百合村乎李子廉尙有原用之博白練丁三四百人聞其見李

子廉被革有散去者若聞李復用仍可收集前往向處并無所碍也李子廉不在向麾下似仍可以用究係慣賊宿將中堂不過少挫折之耳此事似乎可行爲此飛稟請示如果以爲可望卽速行中良之博白練丁五百人畱此以待可也潮勇一千已到已令原帶之會同縣典史蔣志儒帶往向營矣向旣喜張映奎而惡陳瑞芝本司擬卽撤陳瑞芝但潮勇尙有陳登仕管帶惟口糧等事本無糧臺似可卽併交曾紹堤辦理曾乃向所喜也又思烏處白人鵬之兵恐亦不能還與李子廉儻向肯遵中堂之諭以新到之潮勇千人予之更妙新到潮勇係東省原帶之會同典史蔣志儒管帶其人妥帖仍可令其帶往史榮椿現回陽朔若使督帶以幫李子廉尤爲妥帖

王夢麟守昭平兵不宜動狀

十二月初一日未刻

敬稟者本日辰刻甫具稟申行後午刻奉到三十日酉刻諭示知
許張二人之稟亦到所獲韋正之姪不比別人必可問知詳細而
未抄口供來似訊問未定也本司函致張敬修問之今知中堂亦
已批示奸極猺勇頭人畱意單大頭子之事誠爲要着容即使韋
鶴揚往辦哨以重賞也前稟請使李子廉帶勇往東面百合村非
只爲李子廉實爲王夢麟之兵在昭平稍可以鎮定人心若調出
來雖仍是防守而愚人不知必又振恐以爲不宜移動不如遣李
許二人同往之爲得耳祈中堂審度行之向必無話說也惟賊竄
之路不東則西二嶺一路實是可慮向欣然以王錦繡代李子廉
恐不如遠甚其人年已逾七十而無膽前次薊林之役託患腰疼
未嘗一戰及賊去後其腰遂愈楊道嘗面笑之人所共知也而前
日晤面以爲本司不知盛自誇功云李某之戰皆其力也如此可

笑向乃以爲好其是非可知矣本司深慮此一路不可恃恐賊由
此竄本司現派人防守北路要隘中良金雞水峽三處可恨者向
將各處防堵之勇任意悉調往打仗耳此人之勇可取誠爲現在
要藥而恃其 聖眷旣偏而驕難與之言本司惟轉運供其軍需
不悞而已防堵乃本司之事伊且任意檄調並不關商他可知已
窺其心事止是逼近賊城攻之使走從尾後追耳此乃向之本計
也前在平樂卽嘗建言宜開水竇一路使走而以追爲剿矣本司
及烏遠芳則惟恐其竄至別處又滋事也用心不同如此北路礮
響南路必出應之南路攻賊向每不應二十七日李孟羣見南軍
得勢請往應之不許蓋別有意見也其人如此中堂姑察之而已

十二月初二日巳刻

敬稟者初一日具稟王夢麟兵守昭平不宜輕動請派李泰鎮帶

其博白練勇五百人及寧立梯之潮勇千人同許道之東勇二千
人前往東面百合村紮營東保昭平西攻水竇北圖攻城以遵鈞
諭去後今晨得向回信已知新墟太空令駱秉忠之壯勇六百人
及朱紹恩之東勇四百人回守新墟而以寧立梯之潮勇千人交
王錦繡往守二嶺本司思二嶺亦爲緊要賊不敢東竄必西走二
嶺此處南通夏宜北通中良金雞隘水峽大峽王錦繡老而懦怯
更不如李所派之勇又非勁旅必不能守今以潮勇予之洵爲有
益則不能予李能臣矣王夢麟之兵及潮勇皆不便予其先已撥
付烏營之滇兵恐烏亦難還或令李且帶博白練丁五百人往過
黃村令張敬修酌撥潮勇千人予之會同許道督其東勇二千人
前往東面張敬修有勇五六千人撥其一千似亦可行是否有當
謹再飛稟中堂裁示陳瑞芝已撤回令其趕辦報銷其原帶之潮

勇向欣然已交李瑞同萬文芳管帶矣新墟要隘三處一爲金雞
隘中良至此可達修仁今派周光碧以所帶東勇往守二爲水峽
擬令駱秉忠帶勇往守三爲大峽擬令朱紹恩帶勇往守則北路
可以無慮省運大礮尙未見到昨已飛札沿途各縣催運矣

十二月初四日已刻發

敬稟者本日辰刻奉初三日午刻諭示以博白勇交李泰鎮之子
同章節文王都司帶赴烏營令許張二道撥勇二千移紮百合村
奉此查博白來勇先到之五百人既准留用卽令其造冊呈送委
人點驗聽候王都司前來帶往南路其口糧之數俟李泰鎮之子
來問其從前如何給發尙有續到之三百餘人昨日向提軍使人
來問有更換其不合用各勇之意擬作書往問如果要用卽遣其
前往向營也初二日之仗聞甚認真賊數千人三路前來我軍對

敵皆短兵相接爲時頗入賊匪兩次敗退并礮打一騎馬頭髮黃
紬色身穿紅戰裙之賊目其人立倒向來搶屍不過十數人此次
有百餘人上前圍擁扛擡而去似是大隊目也可喜之至荔浦獲
賊目陳亞啓供太平王仍是韋正朱九濤實有其人并非洪秀全
胡以洗乃太平王第三妻舅等供中堂已提犯往陽朔研訊俟張
敬修處再訊韋正之侄其供若符卽爲真確本司現以陳亞啓供
抄寄張閱使其逐細訊問矣頃聞良勇來報今日五鼓出隊賊來
迎拒爲我兵擊敗退回賊在城上放礮我兵大有攻城之意已遣
庾把總往俟查得實報再以馳聞省運大礮聞昨日甫到荔浦當
催其多用人夫迅速送往明日摠可到營得用矣李泰鎮遠令不
便復用而用其子仰見中堂權衡至當恩法并得欽佩之至仍望
貸其一死也

十二月初七日酉刻發

敬稟者本日辰刻奉中堂初六日申刻諭示知李泰鎮之事實出不得已斷不肯致之死地昨聞章節文來言司道訊供詳上中堂嫌其過重親筆改之本司爲之同深感激明察至此洵爲仁至義盡矣向欣然自受此番精心駕馭翻然改觀聞者無不爲之起舞前此未到古牌之時北軍幾於不振洵如明諭諸將不得爲無過然軍無統一九節度所以潰於襄陽郭李未嘗不在其中似未可一概責之耳北軍現在一總理一署提五鎮副將以下數十員兵勇萬人雖移營逼賊屢次取勝以乘諸將不振之後故易於見好烏遠芳以一孤軍營內僅經秦二鎮兵勇不滿五千自閏八月至今已四閱月大捷十餘次未嘗一敗兵久而不見罷敝此其才力過人遠矣本司苟以李臨淮方之惟久未成功故不見長耳然烏

善用兵而不喜用勇賞耗不濫人遂覺其嚴過於恩李臨淮當日
卽是如此本司仰體憲意以書規之謹抄稿呈覽請中堂稍俟之
何如將才難得願始終以盡其長天下幸甚北軍大礮昨日戌刻
到新墟茅令彭牧皆親自督押小雨平地尙可以行亥刻到大峽
口山徑旣見崎嶇雨勢復大衆夫不前彭牧稍責一人六七百人
闕然而散不得已候至寅刻雨住人夫復集乃進峽口辰刻已將
出峽今日晴明戌刻尙可到營向欣然六次令箭來催無如何也
不悞今日到營之令當可免咎耶自古將令不肯輕出出則必行
亦其爲主將者度其可行始出令耳知其不能從則不出矣爲大
將者當明天時察地利觀人事談何容易但思言莫予違哉狂直
之言屢次干冒尊嚴實效古人堯舜其君之意自非中堂之仁明
不敢進也烏遠芳來信呈閱仍望發還中堂欲至荔浦城內并無

公館書院惟廣東會館稍可以往而在城外

十二月初九日辰刻發

敬稟者昨日申刻本日辰刻奉中堂兩次諭示令徐牧赴陽朔審訊陳亞啓確供遵卽飭令前往該校本在荔浦小有感冒當卽可啓行也該犯供亦不知其詳恐旂式所言各省係造作大言欺惑衆人誠如明諭亦以此語傳知該牧矣烏遠芳昨日信來言近日揭得偽示中有三合會上洪門歛血之言頗疑此來東勇三千人是其一黨本司以爲必無是事若是其黨該逆深喜其來當隱之使我不疑豈肯明張此示使我知之乎必是懼我招東勇日衆故作此語使我疑之不用耳明係反間之計無疑也但我軍此時實在無需多人而此來之衆三千五百人遠道而來盤費已賸不少今不收使去決無盤費既不能回去又聞東省有闖關奪犯之案

滿擬來西省立功贖罪今不准投効必又不敢回去本司昨擬酌
賞盤費一二千金尙恐其不能遵行爲今之計大局要緊決不可
辦理不善又滋事端竊意欲求中堂賞給札諭以該訓導等恃眾
闖關奔犯現准東撫來咨例應治罪姑念爾等急公遠來義勇可
嘉惟大兵雲集現在賊已窮蹙指日可以成功爾等多人經費甚
鉅未便虛糜賞給盤費銀二千兩回東所有在東省闖關奔犯之
罪已咨明東省巡撫准予免究矣爾等可安靜約束回去勿遲不
可再有滋事獲咎也并辦文一道交該等訓導等領去資投使彼
見信知感勝於大員彈壓矣此事惟有如此辦法乞中堂裁之若
欲委大員則有寧丞在此似可帶領彈壓伊昨來新墟本司責之
頗知愧懼若令其父爲帶回以贖前愆寧丞亦必樂從但事不宜
遲人眾口糧維艱不能延住也遠芳信云今日南北兩軍合力大

舉使許張二道楊政水實伊專攻莫家村必有可觀也僞示已交
徐牧帶呈矣

十二月初九日巳刻發

敬稟者初八夜亥刻奉到初五日諭示敬悉憲躬安吉頭眩之症
已愈爲之欣慰本司近亦托芑粗適飯食如常惟夜間仍不能成
寐也重承往問感甚初四初六日均有稟函初七八日公牘稟蒞
浦永安運解大礮事想次第可達矣昨得烏遠芳信言東省接來
兩起投効壯勇數千人肇慶梧州兩關四之不可竟刊營乞收川
烏回以不用其頭人東省訓導葉煌葉逢春再三跪求烏不許稟
請中堂派委大員彈壓頃得來諭以此起東勇前據東撫來咨有
闖關奪犯重案投効過多實難安置且恐滋生事端亦無大員可
委本司昨與遠芳信令同許張二道商之或酌賞盤費善遣以免

意外以爲磔梟二關阻之不力此項可令二關罰賠既有關關
犯重情彼必不敢回東矣或罰其頭人以安其心散其衆人以免
他患容與遠芳及張許商之如何再以稟聞本司年近七十重聽
健忘實不堪以重寄憲台過愛之深爲關中事致形夢寐感愧交
縈矣

賊將西走亟當堵截向提下令追報中丞狀

十二月十二日辰時

檄稟者初十日奉到初七日憲諭以賊多赴許張二道處求免死
牌其勢日蹙可乘此時以中堂暨憲台之意多張告示解散脅從
等諭查解散脅從告示本司業已發給多張并刷免死牌一千張
交人携付州城內民人暗爲解散矣合再給示曉諭令其速散聞
現在城內惟賊之舊人未散其間八月後續從之土匪已散去十
之七八餘惟被捉之居民舖戶未能携家逃出其單身逃赴永

安州者陸續不絕已諭彭牧受爲安插并有被難生員童生不少
督酌賞銀數兩撫卹矣連日官兵出隊進攻賊皆避匿營中不敢
出戰惟逼近賊營則從牆眼中施放鎗礮而已前日省中大礮連
到用以轟擊洞穿其壘而不能破昨據黃鶴飛稟稱兩次打仗賊
告其勇言手足莫要兒我等兩頭燈擲矣壬山一路可放鬆些兩
頭燈者土語十五夜也或云十三夜擲者去也言其十五夜去也
又有一賊空手同我兵言同是廣西人何苦相逼我等交了東西
卽散矣此兵正思帶其回營問話傍有不曉事兵向賊開鎗此賊
驚走合此觀之其走必矣本司思賊之故智聲東擊西明言壬山
恐其西去西路以二嶺口爲最要南通夏宜北走中良夏宜一路
已囑烏都統堵擒其中良地方雖有本司先派防堵壯勇三百人
恐其大隊衝至不能抵禦當卽密致向提督請添派精銳在二嶺

十二月二十一日荔浦發

敬稟者本月十七日奉諭示以烏向二位皆目前良將并抄寄而信稿所論各條皆用兵之要不勝欣佩欣然軍門自能審度行之本司聞中堂移節荔浦隨於十八日自新墟啓行十九日謁見奉諭擬於二十二日親往北路大營督戰本司對以此行必不可少但若久住營中恐將士以狎而生玩且自古軍中惟知將令不聞天子詔向欣然在營號令甚行軍心已定中堂在營未免人心又存觀望反多不便宜親往察看地勢情形并督臨打仗一次回駐營於新墟地近而不至押玩更爲有益中堂頗以爲然惟二十二日期諸多倉卒請稍緩兩日隨改於二十六日前往矣許道前稟中堂有賊目箭射一信言賊見官兵四面嚴緊甚是驚懼各頭子不敢住城外皆入城中又知四路防堵無路可竄城中惟有吃米

衆人日皆淡食無鹽頭子始有某吃衆人深悔前此悞聽誑騙知
不日必破皆思逃散惟因家眷多在城內若一逃散家眷必遭殺
戮惟有俟破水竄及州城之日衆人各丟器械跪道而已總求刀
下超生又有從前主意之人已不在等語此言似賊中實在情事
也前次獲賊頭子陳亞啓一名供大頭子洪秀全稱太平王馮雲
山楊秀清蕭朝潰韋正爲東南西北四王有一朱姓不知其名亦
非大頭子此番係羅亞旺予銀七百兩往平樂招人該匪將錢嫖
要用完并無人可招走到荔浦被獲等語又昭平獲一長指甲青
年文秀一人姓李皆疑卽李丹而狡猾異常尙未得其實供也本
司今日稟辭先回新墟云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戌刻發

敬密稟者二十九日接准向軍門來文以中堂隨帶之桂林勇一

千名畱之無用應卽行散遣歸農以節糜費等語本司不勝駭異竊謂上下之柄不可倒持大營之兵勇中堂或撤或用可向提督不得而爭之此桂林勇乃中堂親隨護衛何干大營之事乃出自提督之意未奉明示徑行裁撤可乎似此行爲太阿之柄倒持居心叵測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跋扈狂妄莫此爲甚中堂萬不可准行可明下札諭以此勇本係親隨護衛原不令其打仗且本大臣親隨之勇該提督未奉明示何得遽行撤退殊屬冒昧所請應不准行札飭該提督并本司遵照此事所關匪細必明示以裁制之天下幸甚

云付丙

請速進兵議

六月十五日白水嶺獲逃賊送永州府知府訊供去冬在永安被賊擄作夫近因缺食逃出據言賊現在并無多人不過二三千衆

而老弱婦女不下千人惟水南羅大綱一營有賊千人餘止五六
營每營不過數百人或百數十人現已缺食每夫一人早晚只給
飯二小碗不能充腹又少火藥所存僅十餘担賊中有黃姓識天
文者向在賊中用事言天上有一亮星四月以後忽然不見此賊
勢衰敗之象以是人心頗思散走新來附和之土匪爲賊阻禁不
許外出欲俟其髮養長不能逃走走則爲官兵所殺自然死力爲
賊而待土匪甚苦土匪甚悔從賊亦思走散又賊中瘟疫死者頗
多此皆天亡賊之時也賊自五六月以來每日遣賊出赴四鄉掠
取糧食本月初八日遣賊到江華掠食因該處兵勇單薄賊出不
意入城佔踞其衆實止長髮五六百人土匪六七百人而已乃失
事者妄報三千人以掩其失守之罪其實非也又官兵每戰不能
痛剿亦輒妄稱賊衆五六千人以掩其不能痛剿之失此等事衆

昏知之誠爲可恨獨怪庸懦無識之書生及恇怯無能之將領亦皆衆口一詞信以爲實自相恐嚇也自古兵貴神速未有停留坐待自失事機至於今日之甚也賊衆不過數千官兵壯勇不下二萬此已數倍於賊矣而猶不進欲遲待增兵作長圍困賊之計此徒恇怯無能藉口之言耳試思賊衆能賊者不過二三千人此詔自永安卽已衆聞迨永安賊竄官兵追斬千餘人又圍攻全州被殺者六七百人及官兵追至褒衣渡又被殺者七八百人卽不必皆係能戰之賊然大數可知矣此時到道州之衆安所得萬人乎卽六土匪從賊二三千人然其中已多逃走計此時實在從賊亦不過一二千人并原有之賊合之不過五六千人已爲多矣官兵壯勇二萬不足以破賊乎前此不分兵到水南但合大衆結營於道州城北空其三面本已失計今幸分兵一萬到水南又有劉鎮

兵勇四千人在其西可以進復江華宜及此時南北兩路約期進攻更助以道州團練之鄉勇更使人入賊中諭衆士匪殺賊自効許以不死賊可計日而滅也儻更因循自慢使賊糧食漸充火藥漸足其衆日增不知諸公其何術以破賊乎且我兵餉支絀六月尙可支持七月則無可支應衆兵無食必散況又有新調之兵及新招之勇皆來枵腹其何以辦事乎無能殺賊惟望增兵兵增而無餉其害不可勝言我今處可勝之時而不能破賊轉瞬處必敗之勢而欲勝此誠知者所不解也

示諭永安州士民文

爲憤切同仇迅掃邪逆以伸大義事照得仗義討賊忠義之士有同心奮勇報讐鄉里之親有同恨會匪洪秀泉馮雲山者本東省天主教之邪黨潛來金田地方煽惑愚民圖謀不軌適以西省地

方文武緝捕廢弛盜風日熾遂相爲附和擾害村墟土盜之志不
過淫掠取財輒敢倡爲邪逆至乃矯誣上帝捏造妖書雖三尺之
童咸知其妄豈有明知之士肯受其欺乃竟使之聚黨日多戕拒
官兵攻毀城邑老弱遭其鋒刃婦女受其淫污連雲之屋舍胥焚
入望之田園盡廢強壯幸能逃脫者莫不流離顛沛慘莫勝言子
不能覓其父屍夫不能得其妻耗自該逆作亂以來生靈塗炭者
八九月於茲矣乃者 皇上仁孝英明不忍吾民之慘毒欲解萬
姓之倒懸特命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仗錢臨邊慎選名將興師
致討不惜數百萬帑金救此一方民命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忠
清智勇巡撫部院鄒果毅寬仁示諭閭閻士民普行團練各保村
庄同仇殺賊現據各州縣紛紛稟報團練殺賊立功者如南寧太
平思恩鎮安潯州鬱林各府州屬地方前後殺賊不下萬人但求

官兵一爲倡率各團練無不奮勇爭先足見西省士民之忠義不下於東省也卽會匪股衆前從武宣逃竄所過平南藤縣地方團練攔截剿捕殺斃之賊亦復不少何以永安一處州城旣破文武官已盡忠殉難城內外居民人皆被殺室盡遭焚而賊復日出劫殺村莊肆其焚掠未聞有團練禦賊殺一人報功者豈此邦之人獨無忠義之氣憤耻之心乎夫十室必有忠信何況通州百數十里村莊百數十計豈無懷忠好義勇敢有力之人太抵惑于賊黨妄言以爲賊鋒方銳不敢遽撓耳獨不見烏都統之軍乎自閏八月初三日追賊至永安初四日殺賊而勝初五初七初九十一十五等日進攻無一不勝前後殺賊以數千計二十日又攻水實拔其一營進攻莫村痛加焚剿賊之鋒銳業已大挫爾士民豈無聞知乎今提督軍門向大兵不日前來與烏都統合力進攻立見破

滅賊衆殲擒首逆克復州城爾等士民何不乘此復仇興義討賊立功尙復徘徊觀望耶前者州民無主人心或者未有所屬今大憲已委蒞浦縣茅令兼署永安州則是爾等有主矣本司親駐蒞浦籌辦防堵進剿事宜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卽日親臨陽湖一帶視事合行示諭爾等速于五日內合集各團挑選精壯勇敢之士或千人或數百人爲一旅擇公正曉事有膽識者爲長管帶造具名冊呈報本州點驗儻有經費不足者稟明本司量予津貼務使人皆奮勇志切報仇不但復爾室家收爾田宅且殺賊立功有能擒斬巨逆者定有非常之賞在此一時切宜三思不可後時貽悔特示

中復堂遺稿續編卷二

再與嚴觀察書

閏八月二十一日戊刻

仙舫先生閣下昨日奉佈覆函諒蒙青照矣昨日酉刻接新墟委員致王牧信報烏都統及劉李二鎮進攻永安州城已破東南兩門賊奔水竇等語當將原信稟呈

中堂中丞

閱看此時以其得自傳聞

恐有未確業已聲明必須烏劉李三人信來方準乃今日候至張燈未有信到聞人言其果係誤報據委員金董治今早自新墟來言昨日烏都統乃攻水竇官兵大勝賊匪入城並非攻城其攻城者乃劉李二營川滇之兵同章世法守壬山之福勇也劉李二帥皆以病未能親出打仗僅遣將官帶兵徑攻西門賊出迎敵福勇上前打仗乃賊匪開礮川滇兵即退並不動手福勇只得一併退回等語今日舒守來言往古排見王協病稍愈乃傷寒轉癒之症

李帥則病甚另覓民房臥病不能見客劉病稍輕見之下淚以爲
川兵如此可恨伊無面見人求僱福勇相助等語無怪其不便爲
信也烏都統處看明日當有信來乃得其實弟思川滇之兵如此
實屬可恨川兵之不得力前已稟知兵本不出力又兼主帥患病將官該死乎中堂而
不料一至於此昨日攻城不戰而退恐爲賊所輕儻竟來撲營豈
不可危既劉要福勇而福勇又不愿往壬山擬令今日甫到之安
徽兵前往壬山而安徽兵除患病外到此堪用實僅二百八十名
亦難防守擬以東勇五百名全去將此福勇內挑數百名交荔浦
千總萬明魁管帶隨同川兵守古排塘以萬千總本在劉營中也
烏以孤軍獨攻水竇雖勝而亦可慮蓋卽拔其水竇之營而分兵
以守其力愈單甚屬可危今日又作一書促向前來儻其病未愈
卽令長李二鎮先到水竇不知如何也以上情節未便具稟望開

下以弟此信呈兩憲閱之是禱如果向之兵到則大妙矣

與吳署方伯書

閏八月二十九日發

仲銘二兄大人閣下別將一月惟政祉綏嘉百爲順適爲頌聞省城防守事宜業已井井有条甚爲嚴密想見大憲暨諸軍籌慮精詳賢勞懋著佩慰奚如弟出門兩旬所有修蒞浦陽朔永安防堵事宜猶得就緒兵不敷用全以壯練支撐謂之有備則可謂遂可恃而得力不敢信也防堵之外則言進剿然亦談何容易各路兵本多軟弱又日久而疲兼以病傷居其半實在各營堪用之兵不過五六十耳其壯勇則多以驕驕而散存者寥寥諸將中惟烏都統勇而有謀其兵精整不敗向提台勇銳而輕不能持重故不能無敗其次則臨沅李鎮尙能樸實壯勇長瑞秦定三劉長清又其次也此外則自檜無識矣賊踰永安而以精銳立營於水竇莫村

互爲聲援此善用兵者也不可以小寇目之各處探報並自己營中之事且多不實更無論賊中情事矣幸新墟逐日獲有詳細研訊之十可得其三四耳烏都統孤軍深入駐營佛子村距賊僅十餘里而屢次敗其賊衆本月二十日訂約劉李二鎮全進獨烏拔其水竇一營又敗其莫村救援之兵惜乎劉李之兵攻城西門小挫而退不能成功二十五日向提台遣古州李署鎮自仙迴嶺進兵某營龍紫嶺爲賊所劫營盤俱失兵卽退回此後不知如何弟作書勸向提軍烏都護熟商而行不可負氣未知肯聽否弟有此各屬俱紛紛請領銀兩如平樂舒守之六千五百兩陽朔之五千兩朱紹恩之四千七百餘兩宜山姚令赴昭平二千兩昭平沈今一千兩岳陽銀令一千七百餘兩又接濟各營如劉鎮之五千兩烏營之一萬兩向營之一萬五千兩安撫營之三千三百九十餘

兩犒賞五百兩叅將成林兵餉銀一千餘兩又犒賞銀三百兩添製軍裝三百餘兩製備各營乾糧等事種種繁難不僅自帶之兵勇三百名添僱東勇二百名之口糧文武隨員之薪水也昨承委員解到銀三萬兩已以一半解往向營此後務望源源接濟爲妙

與嚴觀察書

九月十二日未刻發

仙舫先生閣下初十日諸將進兵未能攻城情形已兩次稟報想中堂均已出示矣十一日弟以所報不同親至各營面詢諸將乃知前日進兵係劉鎮四川兵爲左隊又以福勇在左隊之左長鎮潮勇湖南兵爲中隊潮勇爲頭敵巴都統遣將官帶廣西兵同滇兵爲右隊中隊左隊兵勇先進搶奪賊礮臺二座焚其房屋賊不敢爭中隊追到西城外之後山山上有賊營兩座見我兵至不出但於牆內放礮潮勇佯退誘賊賊果出營來追潮勇兵橫衝出敵

殺斃多名并殺其騎馬執紅旗之賊方將得手而山上竹林內又出賊一股撲來城內之賊亦開城而出中隊勢單長鎮以令箭招右陳策應而右隊不至隔河空放兩礮而退中隊抵敵不佳只得收兵左隊見之亦退此日之不成功者實右隊不肯策應之故也查是日巴長李三營兵除畱守大營外出隊之兵同勇約四千人賊衆不及二千先已得勝後竟無功實爲可惜巴實守營未出李帶病出行至中途不能更進右隊無主將是以無功令巴劉會銜出稟係巴主稿稱是日巴李皆進尙無關係惟以中左兩隊之功作爲巴營將官之事將最出力之潮勇一字不提衆情大爲不服劉以巴乃統兵之帥主稿稟事不能與爭長李二鎮更不能言弟恐兵心渙散立招潮勇頭目賞銀五百兩湖南兵賞銀三百五十兩左隊兵賞銀五百兩衆乃懽欣鼓舞此後或尙可用也又巴以

前日無功督責諸將定期十二日出隊進攻弟以巴並無勝算且
烏兵前日勝負如何尙無信來若再進兵仍當約會行事乃巴一
人主意十一辰刻出稟卽一面約烏進兵弟囑劉鎮務必候烏信
乃進以劉現署提督非前日總兵之比頗以其軟責之未知果能
力言否巴不識漢字公事糊塗一切聽手下人主意豈可使之主
兵哉前稟中堂請札長鎮自爲一隊而未見許先生能更言之否
此人主兵不能了事也來諭向提軍之事誠爲可恨可惜現少將
才但其初恃功而驕如懲創之後自知愧懼或予一二人使其
立功自贖或尙可用將才真難無如何也張鑑之勇虛名冒餉董
荆山不肯通同附和深爲可取而偏愛者一力庇護何耶俟其到
荔浦當委員點名驗其虛實也弟本擬卽詣陽朔因有今日進兵
之舉仍在新墟候之云

再密啓者目下之事以擇將爲第一義中堂總統諸軍而行陣之
閒進退遲速機宜閒不容髮必需有主事之人竊見副都統烏蘭
泰心地忠實用兵持重有法紀律頗嚴名望本優又屢著戰功足
以服衆本爲中堂之所深賞嘗有堪爲大將之言現在諸將雖云
和睦而號令尙未畫一應請特奏進以都統作爲叅贊自提鎮以
下受其節制聽其調度必能贊襄中堂迅奏膚功也此一事最要
望速陳之

與王少鶴書 九月二十九日發

少鶴仁兄大人閣下本月初開接奉惠書承示以孤虛亭亭之法
繪圖見教欣服無量此誠兵家之要用也當思以其法與諸將行
之頗有知者而不得其用之之人何也用兵之道當先視其兵心
之向背強弱更觀其將之賞罰紀律兵心所向雖寡而強兵心所

背雖眾而弱何以得兵心之向乎曰賞罰明紀律嚴而已故兵之
強弱視其將而不視其兵今之爲將者平素無恩義以結其兵及
臨陣勝負復不能明其賞罰所賞皆其私人而戮力行閑者姓名
不知惟所賞不公故亦不敢用罰雖有紀律何日能嚴四者亡矣
欲其兵之可用也不亦難乎兵既不可用矣孫吳不能爲之謀賁
育不能爲之力也目前南北兩路諸將烏寶冠軍次則長瑞李能
臣二人尙得兵心肯用其命餘則未見其人是以前山奇謀而不
能行其奈之何哉長雖可用而病今幸可以不死而未能督戰也
李雖可用而潰兵大少始以二千人來今存三百五十人耳兼以
博白練勇一百五十人僅成一旅何能賁以成功故必待潮勇助
之更待李孟羣之一千四百人來其人頗勇往使之同安撫兵從
壬山出賊東面而長李出西面夾攻之庶乎其可南路烏營以一

孤軍當水竇莫村兩面之勁賊亦望潮勇至乃可攻拔一處卽分兵以守免爲復奪如此然後大功可成矣議者但訝以萬餘兵員何以不能滅數千賊蓋于知己知彼之道尙未得其實也敢布其腹心惟閣下明察焉心彌大兄處望爲致候不另

與嚴觀察書

十月初三日發

仙舫先生閣下前月二十九日一函諒達覽矣是日烏遠芳信來稱商以潮勇不到擬釋難攻之水竇先拔易攻之莫家村占住就近攻城須北軍爲助弟答以北軍心力不齊怯退者多僅潮前兵潮勇上前而長小泉病不能興無人統帶其次李子廉亦勇往而滇兵僅存三百五十人不能成一軍四川廣西兵多而分隸巴劉二營巴以都統主兵劉諸事讓之巴膽最怯而人極糊塗不識漢字一切聽手下人主意賞罰顛倒士心不服此二營皆不得力每

次進攻只能小勝不能破賊一營向能爲南軍之助不如緩三四日待小泉病好或其令弟到營可以帶兵出隊或陶昌培仁義勇到營勇敢可用又聞李孟羣以一千四百人來從軍俟其來從于山出賊東面我軍得勢必可成功烏遠芳聞此言乃暫緩大舉此二十九日事也初一日奉中堂札大行賞罰以二十六日之戰湖南雲南廣西湖勇甚出力而四川兵不前非兵之疲軟乃將官之怯退以銀二千五百兩賞出力兵而摘四川帶兵叅遊以下六人之頂且云奏叅將從前議叙一并注銷此令一下兵心大服不肖將官畏懼咸思奮勇又奉旨禪巴職中堂令其往平樂防堵以兵統歸劉一營人心又大悅服事權歸一劉乃可以辦事氣象一新此軍中一大轉關也弟喜極乘此人心鼓舞兵氣可用又長小泉病已漸好可以起坐其弟長壽亦到可以帶兵迥非前日之比矣

即可乘此用之大舉隨即飛信囑烏遠芳進兵初二日親到古排
諸營而加訂約衆皆踴躍從事未刻烏覆信來定於初三日丑時
出隊矣前日之欲緩待者以我兵不盡可用也今既我兵可用何
必復待他人時異而勢不同機可乘則乘之時未至而妄動與時
已至而不動皆非也惟閣下知此意耳聞潮勇三四日可到其陶
昌培之仁義勇尙要鍋帳已飛札支應局趕辦不知能應手否棉
袂已有萬件擬俟委員解到送烏營四千北路六千恐尙不敷如
能再辦二三千件亦可矣望留意爲禱四川劉營省中未派糧臺
委員八月二十三日有并無委札之南河候補通判孫佑培來見
稱係楊中貺而委代辦糧臺而劉鎮有書來稱之弟令其赴省見
吾兄及仲銘討一委札九月十八日又來言營中缺經費所領之
一萬五千金用完問其曾得札否答以並未上省營中無人不能

走開殊屬荒唐之至卽飛移仲銘處請其委員前來仲銘回信省城乏員囑弟就近委員兼辦經卽委鳳貴矣而未委之前孫佑培請餉經支應局給予一萬七千二百八十餘兩而蕭煊又有信致支應局以伊係奉委正員孫係幫辦請餉儘管交給云云現飭孫佑培趕緊報銷有無浮冒再行辦理并以附聞云云

與朱伯韓書

十一月初二日發

伯韓仁兄大人閣下月餘未奉書問知同翰臣盡心圖練守護省垣內外至爲煩冗伏惟珍玉因時定如私祝昨得手書具承注問殷拳慚感良深弟現受之事卽前明之監軍道也而揆帥同中丞見委之意甚重非所敢當竊思暮齒已增不能荷戈疆場隨營殺賊惟當熟籌事勢賊情保我嬰衝斷彼竄逸一面訓和諸將激勵三軍計出萬全期必破賊而武夫少智士氣不揚將無楊羅兵非

賁育練勇雖衆驍銳殊難自出桂林于今已三閱月迄無成功惟恃南路烏帥一軍紀律嚴明師徒最整爲賊所憚而於北軍藐如也惶愧憂深上無以報聖明下無以副朋友之期望來械三復不知所對今者揆帥再起舊軍門舍其瑕而取其瑜使之總統北軍一新壁壘舊軍亦頗振勵役有新來鎮將簡練諸軍嚴申號令有望有功但願膚功迅奏爲幸此復卽問仁安翰臣小谷二君望爲致意

與嚴方伯書 十一月初入口發

仙舫先生閣下前肅一函佈賀大喜想蒙鑒及昨准大移轉准省局議詳文職員人等既不隨征赴敵不准支給長夫內引前 欽差李通飭之案弟查前此通飭未見全文不知如何弟就省局所議隨營文識無論本省外省以及官紳投効各員除帶壯勇隨營

追賊打仗者准照章程所定夫數各按品級給價其僅止帶壯勇
在于口內口外防堵相離城營尙遠以及在城帶壯勇巡防者一
概不准支給長夫如遇移營調防并差差他往或由隨營糧臺或
歸各地方官照章備送人夫亦不得折給夫價等語業已照來文
轉飭矣惟細思其中實有窒碍者如防堵人員除在城內可以不
給長夫外防堵之員或離數十里及在高山峻嶺險隘之處甚多
既係文員不能責其徒步初往之時可以由州縣僱夫及到防之
後設有更調須逾數十里外之州縣索夫往返動百餘里已多不
便且恐稽遲誤事蓋防堵要隘其附近十里二十里地方不定早
晝夜一有賊信卽須時往稽察若竟委之壯勇巡邏何能得實
萬一賊由隘旁十里八里之地越過然後責以疎防不惟冤抑無
伸抑亦誤事不淺若由州縣給夫則州縣安能應時卽付必須添

僱長夫不肖之員藉此浮開越人未必賢於吳人况太平無事之時在城丞尉及分防巡檢尙且例准支給輿夫馬夫工食乃當賊匪多事防堵之時反裁去夫馬責以徒步非但苛刻瑣碎實亦有傷國體竊謂文員職官不准長夫與壯勇無異未免太無分別矣省局並未函商輒卽會銜通詳若自行稟辦則有失和衷之義謹抒所疑請問大教當如何辦理俾得遵循竊謂事當除其大甚今去壯勇之長夫所省多矣區區文員所省有限而漫無區別公事徒多窒碍吾兄出省後主議者不知何人未到軍中事體情形皆所不曉而任意爲之可乎弟意嗣後尋常事件可不函商若有議詳之事如不函商請轉致省局勿會弟銜可也

與署右江道張觀察書

十一月十二日發

德浦大兄大人閣下前於公牘中悉十八口攻破山門劫之捷欣

當無量屢囑烏遠芳約會閣下暨許觀察內外夾攻乃聞連次進
攻未能得手不勝懸念麾下壯勇三千許觀察壯勇六千似不爲
少何以數爲賊所却退是否壯勇不盡得力未審曾加簡選否怯
弱之人與衆同進一見賊礮輒先退走雖壯健者亦不得不從之
而走是必挑其健者居前使弱者居後且須分後隊策應以防賊
之抄尾弟奉中堂令委在此籌辦南北兩路諸軍進剿全局事宜
凡關軍務自巴烏二都統及各鎮鉅細皆以相聞惟尊處及許觀
察二營之事及所有壯勇若干皆茫然無所聞知嗣後務祈時賜
一函俾知底蘊是所禱切

覆嚴方伯書 十一月十九日發

仙舫先生閣下昨奉惠書言川米萬石到粵可給軍食免各糧臺
採買此事最善前奉中堂諭函以北軍前移兵夫缺米爲慮蓋向

軍門之言也弟亦得向來書言李黃二人之勇進駐壬山之二祿村地僻村荒壯勇夫役無處買米弟當卽復以官爲辦運照兵例日給八合三勺合民開一斤卽於口糧內扣銀折算每斤折銀一分四厘合市價錢二十三文軍門甚喜復以各兵長夫亦可照辦已稟復中堂並行荔浦支應局矣惟此乃十五日前之事聞有川米來省而至今未到荔浦足見轉運之艱也計此時亦當到荔浦矣弟計北軍各營兵勇長夫不下萬數千人日給一斤當用米一百餘石月可用米四五千石每石倉斗百三十斤可抵銀萬餘金也其南軍及許張二道兵勇長夫亦畧相等此一萬石川米尙恐不敷耳但北軍路遠易運南軍稍遠然自桂林登舟值下昭平不過七八日由昭平轉濛江至藤縣約四五日不及半月之期可交藤縣存貯使南軍各糧臺到濛江取用與到梧潯一帶採買無

異而不用米價所益實多請閣下卽速行之此閒北軍頗振賊之
憚北不下於南我軍氣盛可望成功矣前日烏遠芳用計斃其大
賊不知何人胡以洸因此自盡賊雖諱匿其事而賊衆已有傳聞
雍頭逃走者甚衆矣誠可喜也弟思水竇既堅固難破而外有計
張二道及劉繼祖水陸壯勇萬人當不慮其南竄不如舍南圖北
乘此時勢北攻城外賊營與北軍通力合攻必易得手水竇之賊
有許張二道牽綴必畱賊守其營壘來賊無多可以伏兵於路擊
其村賊之法必大斬獲此亦一策也已信致遠芳商之吾兄以爲
何如文員長夫一事已奉院批分別去賊百里內外防堵及在城
內城外辦理如此可以行矣想亦必閣下之言也但未奉批以前
各處已領用者甚多此時恐難追繳似宜以奉批之日爲斷更望
裁之吾兄委員許沆到此適烏營遣去之新潮勇

此事已備公牘
分別詳咨札行

一千二百人已到昭平有應給口糧盤費五千零四十兩照東省原議之
價每名四兩八錢須委員解去而此閒無委員因煩許沆解此銀往昭平
再回陽朔銷差該員有稟一件存弟處今以轉呈伏乞察收爲禱
中堂令遊擊史榮椿同永安廩貢生韋鶴揚往僱緇勇四百名其
人愚而勇專會鳥鎗但每名月需口糧入兩一錢已稟明許給矣
此閒尙有可甄別裁汰者俟核定再以奉聞

與嚴方伯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發

仙舫先生閣下十九日一函具覆川米之事想已入覽昨又備具
公牘咨移總局矣二十二二十三連日北軍移營已到龍眼
潭口外平洋之地距州城四里許矣連日賊以數千人分三路來
撲又以一路撲壬山口李黃之營皆爲我兵勇擊敗殺賊無數斬
取首級奪獲旂械甚多烏軍亦皆連日從南進攻大獲勝仗追賊

直到文廟近城不過三里賊勢大衰氣沮膽落看此光景成功甚速矣昨接省局文抄不知通省壯勇八萬數千人細閱其中有原辦之數後經核減者卽如李孟羣黃鶴飛之勇摺開皆二千人前日到地據報各止一千七百餘名則二起壯勇卽少五六百人矣平樂一縣一千九百餘名及永安東西壯勇四千六百名數亦未確現已飭令減撤一半永福一縣防堵壯丁二千零四十八名守城三百名又團丁六百一十七名現已稟請撫憲減撤一千數百名只留丁壯共一千名矣吾兄出省局中事多不細心卽如近日札飭永安州言其驛站二十七處跑役數百人以爲尙未克復並無文報令其裁減只准八十人查該州原報驛站并新添僅六十一人不知省局憑何縣之冊誤爲永安該州雖未克復而南北兩路大兵雲集中堂近在陽朔往來文報日夜不斷爲通省所無乃言

其并無文報不知省局何人下筆閣下得毋一笑乎張其翰往東
省募勇未回頃得其稟言十二日甫回廣州缺費請領海關扣存
之餉二萬尙有就擱計其回西已在十二月初旬賊事將定矣要
此勇何爲將來遣回又要盤費眞乃究極現已稟請中堂飛咨東
省截止望閣下更面言之新潮勇不得力寧丞帶往昭平一千二
百人中堂飭其回東好極弟已給予一月口糧作爲盤費矣乃該
丞稟稱潮勇情愿殺賊立功復反前札而許之何耶

再啓者鳳貴恩寧因報銷過遲王華封以辦理遲悞均予特奏鳳
令銷冊早已造送未知王恩二人冊亦已造送否鳳令被奏以來
頗爲勤奮事亦核實尙爲可取似應卽予開復所有中堂原保之
議叙仍予賞還祈閣下同仲銘商酌見復是荷現在該員承辦兵
勇較多使之益知感奮也又及

覆嚴方伯書 十一月二十九日戌刻發

仙舫先生閣下本月奉二十六日函示所論兵事賊情瞭如指掌
欽佩之至查二十四日之戰李黃之勇誠有爭割首級之事但現
令獻首級賞五十金人人爭割不但李黃之勇也是日打仗未能
大勝不過叙功者以此爲收兵藉口耳其實不關此事也軍中報
事豈盡實哉卽如二十二日之戰向提台咨稟中堂云親見各路
兵皆如期而到獨滇兵到遲且不上前出力此言誣也其實各路
兵與向連營一處且距城只三四里平地自然齊到獨滇兵一路
從二嶺村翻山數重路甚險峻只可一人行走稍一蹉跌卽墮死
深溝大隊行走安能迅速齊到滇兵本止數百名各處烏合之勇
皆懦怯未經戰陣者謂其懦怯可也然是勇非兵何能與不訓練
之兵同以爲帶兵官之罪乎而向與李有隙前往桂平時曾口角

相罵又邵鎮前往雲南李鎮標下亦有不洽此次二人得志共修前怨先進言於揆帥已不悅李及此遂借吹其疵謂其阻誤新令以致揆帥盛怒革職解行轅豈不冤哉此事各營皆知人不服不能以其大帥一言遂信爲實也軍中陳事報功大率類此弟每次所陳稍近實耳而探報尙不免時有小悞也通省壯勇冊弟處無有昨見抄示全摺乃知有八萬餘名之數實爲大駭南太極湯等處弟不得知惟所知之處細核之頗有不符有昔多而今少者有昔少而今多者有原報多而實到少者如李孟羣原報勇二千黃鶴飛原報勇三千及其到營乃皆止一千七百餘人問其故則以原欲多召實在可充募者只有此數他可知矣陳瑞芝夏開原帶湖勇一千餘人八月間尙九百餘人今則只存八百餘人以打仗死亡故也局中但據初報之數此豈足憑哉卽如各省

原調兵數半年以來傷病死亡大半何能謂此時尙如前日之數乎以第度之此八萬數千人實存不過七萬餘人耳八九折算可也此中有其人已死而猶以虛名冒領者有其人已死本已報過而糧臺不知仍照原數給發者不可枚舉第所以每責令各行營糧臺查核死者名數扣除也天下無無弊之事在隨時稽查覈實耳而可靠之人甚難無如何也永安荔浦修仁昭平平樂各處壯勇已派徐牧姚令不時往查昨又派往尙未查完俟其回時再開清摺寄閱也距賊近處稍有減矣張其翰往召香山勇事揆帥已允截止但昨得來稟已於二十日到肇慶想刻下已到梧州截止亦來不及矣湖勇去而復留來書云恐竺君有言竺君何人即向提軍云俟甯丞勇到即遣回東將潮勇添入滇兵營內蓋亦知滇兵寡弱矣惟甯丞手領之銀數甚鉅不能不令其在西省報銷第

擬俟其開具清摺卽令回去不必細加駁詰吾兄以爲何如許張之勇此二十四五日連打勝仗由東面開道攻賊不意燒其屯聚尤爲可喜烏遠芳來信亦言是日有在東面攻賊火烟大起之事則其燒賊屯聚似不虛也遠芳不敢舍南而移營北來良有深意閣下所料誠然哉向李之事弟已密陳其由但現在用向出力不得不聽其所爲昔先主入蜀法正睚眦之怨必報武侯不問蓋顧其大者此時情事正同但李永敗陣未失營似無大罪今已革職可矣向始意挫之洩忿及見韋問則又使人挽留欲其哀求爲之設法李不顧一奉文書卽日就道向使人追之不返亦一烈男子也弟甚賞其有品能決伊只求不加別罪愿革職回家可取也所聞下留意以揆帥之仁明必無過舉萬一盛怒未解閣下宜進一言亦君子之道也

與嚴方伯書 十一月初五日發

仙舫先生閣下聞李泰鎮供辭不肯伏罪恐中堂盛怒未能猝解
文山三兄閣下聞李泰鎮供辭不肯伏罪恐中堂盛怒未能猝解
此事想二位高明自己悉其底蘊必設法以解之也昔李廣失期
當斬衛青使之刺簿而廣自剄曲端跋扈張浚惡而斬之夫衛青
張浚皆大將軍部將失期跋扈斬之是也然千載而下皆悲廣端
而咎青浚何也謂其不能曲全之也李能臣雖非廣端之比而有
救爵林之功又向提軍以私憾罪其違令軍中人皆知其無罪第
已言之中堂覆諭有雷大雨小之言現又用其子帶壯勇前往烏
營則憲意并非欲殺之也武人不知文理親供內摠當認一不是
方可轉灣弟已致書與李勸之希閣下曲爲設法使異日人無遺
憾則兩君之成全大矣外與李子廉信一什茲則後付之

覆楊觀察書

十二月二十六日發

中規先生仁兄閣下本月二十六日接准大移以東省盜船八隻
溯來西省梧州湯守暨虎勇不能堵截被搶大礮駛至平南十里
地方將踞大黃江現經飛札湯守帶馮伯衡之東勇及虎船撫船
并平南縣團練堵擊具徵籌畫精詳不勝佩服弟處昨得劉守來
稟請迅調大兵往剿此時安得有大兵可調乎且盜船不過八隻
四五百人耳何致如此張皇良由湯守爲人拘謹前者馮伯衡投
効之勇請奮擊此盜湯守稟稱以八百人交蒼梧張牧管帶從水
路追剿以一千二百人交營官帶領從陸路往剿及後又以盜船
係夾雜馮勇投効之船而來疑其相通而不敢用僅以不中用之
兵勇前往恃有虎勇船在前堵截及到松潭而虎勇堵截不住該
府營兵勇失利遂不敢復前是湯守過於拘謹多疑可知恐非剿
捕之才稟請中堂撫憲札飭潯州府游守辦理此事然非吾兄督

率調度不可未審憲意何如游守已到潯州任否此間南北兩軍雖已因盛道賊而其較臺營壘堅固異常須用大礮轟擊或可得手揆帥今日自荔浦啓節前往北營看視督催回駐新墟荔浦尙未定也

附金匱舉人華翼翰寄鄒中丞

接奉手書謬承獎譽不以鄙言爲迂緩已令各州縣照辦而數縣之中又以藤縣爲急急須連夜修築使聞風不敢南竄兵法云虛者實之此之謂也至思旺鵬化亦有險可守可築但各縣須酌給經費方不致以虛文相應又須卽以此爲升降以鼓勵之濠江必可守水勇之悍異常船上礮可以連環不絕至閒有伏兵奇兵制勝之法誠如來論自古行軍無不如此初十二兩仗斃其兩首卽是用伏所致今所慮者在各兵不能如湖南兵及潮勇之肯

向前是以孤軍不敢深入各處會稟者言之非不動聽而觀其打
仗實令人氣悶若能一擁向前必可立時滅賊四川兵 欽使以
爲極佳人亦不敢言其懦實則見賊即逃逃則必死十六日及十
二均未渡河離城二里許但遙爲聲勢放礮報捷而已非若湖南
兵及潮勇真能打仗也廣西兵近來似稍稍學好雲南兵本無所
用不論其短長統觀賊勢似將殄滅從前一見我兵即迫出打仗
今只死守乘我兵將退出擊十六日併亦不敢出擊楚兵潮勇直
至牆邊叫罵亦不出迫我兵退作欲進之勢我兵四顧不敢來追
幾番誘之不出是以精銳將盡也從前向抵軍惟知攻戰不能用
伏用謀今我兵略一用伏彼賊即已中計連喪騎馬賊首是其謀
士將盡也從前屢屢擡大礮至我軍營側或樹林村落中施放攻
撲每放必數百礮礮子如雨今非但不來兼且我兵至其牆邊方

肯放礮礮放亦不過十餘礮不肯連放不敢多放誘之亦不放惜藥如金是其火藥將盡也從前賊執黃旗一面三人執刀牌鳥鎗即敢直前來撲我數百人今數戰皆無此等賊是其勇將盡也從前賊總旗即各向前今見騎馬賊往來督陣用馬鞭擊打賊亦有互相推諉之勢是其號令亦將不行也從前蕭潮濱等每親身迎鬪往來如飛今永不見而且初十一仗見有乘輜賊二人用絳飛挽而奔是其頭目亦自餒可見其中無可恃之處衆畔親離在所不免也至六兵勇亦較勝於前二者楚南兵因向提軍風門均兩日一夜之戰捷書未曾保舉一兵是以羣相起誓不打勝仗始編聞之猶不以爲意及至思旺果然不打勝仗是以遲遲不戰者非不能戰實不敢出戰何也知其必敗也今提軍去而人人思奮一戰而奮再戰而捷三戰而摩壘而還前廣西兵每去必至家而後

已今雖走竟猶能回頭一禦是賊衆日怯而我兵日奮也况一路登山陟水皆經歷磨鍊非筋骨柔弱者可比從前各將皆聽命於提軍提軍又生平不信用謀今各將皆知用謀步步嚴密預防是我兵日有起色也從前亦患賞罰不公今使相公出省耳目可周知且石甫先生視師如青天白日有不人人自奮者乎審之于強弱之閒知彼知己以人事論之此賊不久應滅所慮者慮其南走則必追追則又成不可知之勢然以勢度之卽走亦必滅從前羣起而從之者妄男子思爲元勳耳今賊之必不能成事愚者亦知之誰肯以身試法不過二三業已受僞封者不得已爲之出死力耳况一經逃散之後如人元氣已散不能復振其頭目必可得豈不聞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平由此言之賊必滅可借箸而定也惟各兵總州死不肯盡力向前遷延時日賊轉得養精蓄銳

寫可慮耳長鎮白始患瘡疥初十二兩仗後歷辛苦兼以氣忿如兵不能齊力向前氣極而病十六日擬欲直撲賊營各兵又于二里許立住惟楚南兵潮勇在前更加氣忿回營卽病夜間囑語大罵喪盡天良連日氣忿服藥未痊不能起坐十九日出仗負氣必欲親往 欽差勸之亦不聽恐因勞致疾因氣成鬱便難治矣前已致書石甫先生囑其在 欽使前懇請長三爺來營辦理未知能否卽來現所恃前敵者楚南兵潮勇耳而無大員督率之可乎十九日清早出仗晨刻已聞開礮礮聲不絕今日本擬死戰攻上牆子若能得手則大妙矣